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三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三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漢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七

閣學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之二

智謀

王嘗自言為將無謀不足以搏匹夫

陶俊賈建之亂王請以百騎滅之宣撫使劉

輅與步騎二百王預遣三十人易衣爲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王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王陽北賊乘勝追逐伏兵發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遂敗

東京留守宗澤授王以陣圖王曰此定局耳兵家之要在於出奇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澤曰如爾所言陣圖不足用耶王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耳變而

不可拘者運用之妙存於心也澤大奇之河北招撫使張所嘗問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軍自料能敵幾何人王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爲將之道不患無勇而患無謀是以上兵伐謀也所聞其語矍然敬之

王與虜相持於竹蘆渡糧垂盡密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裹於夜半齊舉虜疑援兵至驚潰遂獲大破之

元术再趨建康王夜令百人黑衣混虜中其
其營虜人驚自相攻擊徐覺有異益邏率焚
營外候望王復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其
往來盡擒之遂大破元术

王從招討使張俊討馬進於洪州賊連營西
山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王謂俊曰賊貪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王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
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乃潛出進軍

之右大破之

討曹成也入賀州境得其謀縛之帳下王出
帳調兵食軍吏以糧乏告王曰姑返茶陵以
就餉已而逸其謀謀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
日追王軍是夜王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之
遂破其太平場寨

吉州諸寇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險王領千
餘騎攻之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
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

呼噪賊莫測多寘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爲列
騎所圍於是疾呼丐命

僞齊使李成合北虜南寇襄陽諸郡湖寇揚
么又與之交結欲順流而下李成欲由江西
趨兩浙與么會 朝廷患之王與幕客論及
二寇或問將何先王曰先襄漢旣復李成喪
師而逃揚么失援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
之然後鼓行也

王提兵復郢州僞將京超號萬人敵雜番漢
萬餘人拒守王抵城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
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軍正告糧乏王
問所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吾以翌日
已時破賊黎明引衆薄城遂克之

王趨襄陽李成引兵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
皐等欲即赴賊王笑曰止上六步卒之利在阻
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
右列步卒於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爲於是
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

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成軍遂遁

王討湖寇凡有降者皆厚賞給而縱之有復入湖亦弗問張公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公益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其後竟以此成功

王之至潭也賊將黃佐首降使復入湖招其他黨楊欽受佐之招以降王喜曰楊欽驍悍者今降賊腹心潰矣遂復遣歸湖中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衆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

楊么舟有所謂明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船頭小海船頭以數百計皆以輪激水疾如羽浮遊湖上夸選神速

左右前後又但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且官
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
仰面攻之所以屢敗王取君山之木多爲巨
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
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
行且言賊不勝憤爭揮瓦石追而殺之俄而
草木全積舟輪下膠滯不行王亟遣軍攻之
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
矢石群舉巨木撞賊舟舟爲之碎楊公乃自

投于水一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遂
爲泐江之寇初鼎州有唐生者嘗與太守程
昌禹論湖寇之險曰楊公寨柵除是飛便會
入去賊黨亦嘗曰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
犯我除是飛來至始驗

初 朝廷遣王燮討湖寇久無功乃更命
王張公浚至潭未幾有旨召還謂王曰浚
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有定畫否王袖出小
圖示浚且曰都督能爲飛少留不八日可破

賊浚正色曰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賊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王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手耳浚亦未信王果八日平賊浚歎曰岳侯殆神筭

也

王知粘罕主劉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
以間而動會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入寇
兀朮遣謀至王軍為邏卒所獲王愕視曰汝
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
吾卿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
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
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
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莫緩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僞齊同謀誅兀术
事因謂諜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
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剗股納書厚幣丁寧
戒勿泄諜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
之乃遣諜徑至兀术所出書示之兀术大驚
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遂
見廢奪

王再破兀术于郟城即謂其子雲曰賊徧郟
城屢失利必回蚌以攻穎昌汝宜速援王嘗

既而兀术果以重兵向穎昌雲貴與戰于城
西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挺
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遂大破之

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
聯號拐子馬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郟城之
戰以萬五千騎來王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勿
紳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負三
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
壘未夫勳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

拐子馬由是遂廢

勇敢

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韓魏公故壘王時年
少適見之超方恃勇直前王乘垣引弓一發
貫吭而踣賊衆奔潰

平定軍路分檄玉以百餘騎往榆次縣覘虜
猝遇虜衆騎士畏卻王單騎突虜陣出入數
四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至夜以虜服潛
入其營遇擊刁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行

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 大元帥與王百騎
使招群賊吉倩等王受命出日薄暮頓所部
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群賊駭愕王呼倩
等慰諭之倩等感悟聽命忽一賊起搏王王
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免
相率解甲受降

與虜相持於滑州王從百騎習兵河上虜忽
乘冰渡河王急麾兵擊之獨馳迎敵斬一梟
將屍什水上騎兵乘之虜衆大敗

曹州之戰王直犯虜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
百遂大破之

新鄉之戰王奪虜纛而舞之諸軍鼓譟爭奮
遂克之

將戰侯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
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
遂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

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王
堅臥不動虜卒不來

王善等犯京師衆皆懼不敵王曰賊雖多不
整也吾為諸君破之遂領數騎橫衝其軍賊
軍果亂

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王使偏將岳亨以遊
騎絕其剽掠之路善兵勢沮不復出因與戰
遂敗之及再戰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乃
還

元末之至鄆城北五里店王時出路戰地望
見黃崖蔽天衆欲少卻王曰不可汝等皆壯士

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
堅扣馬諫曰相公國重臣柰何輕敵王鞭堅
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賊陣前左右馳射
士氣增倍一鼓敗之

紀律

王嘗與張俊論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
者不可闕一俊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

峻罰

張憲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

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

平湖寇也統制任士安慢王瓌令不戰及王
至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
士安卒與牛臯等破賊

王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躡而踣王以其不素
習怒曰前臨大敵亦如此耶命斬之諸將即
頭乞免猶杖之百

歐城之戰王遣子雲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
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遂大破兀末

王御軍重蒐選謹訓習背蒐所向一皆當百
如注城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
之以爲神

王初入秦州會金人攻楚州急王籍郡中敢
勇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其從軍願否狀盡
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者得
自擇一馬凡得百人以甲予之分爲四隊常
置左右

王自平楊公還軍鄂州益自奮勵日率將士
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兵部侍郎張宗元以宣
撫判官監京西湖北軍歸復于上曰將帥
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
忠孝下則訓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岳飛訓
養所致也

王每行師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
民欲之類必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
芻者立斬之

居民火王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

王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責一百

軍士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晨起去草葦無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欲自損其直二錢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頭耶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

王之駐廣德糧食罄匱將士常有饑色獨畏王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

王自池州進兵于潭所過肅然民不知軍旅之往來上聞之曰岳飛移軍潭州經過無毫髮搔擾村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至歡悅賜詔獎之孝宗皇帝踐祚詔云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

威望

賊首郭吉掠宜興縣令佐聞王威名奉書迎之王肅及境吉載百餘舟逃入湖

虜之渡江諸將戚方首亡爲盜廣德守臣以其難來告 詔王討之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射矢橋柱方得矢大驚遂遁俄益兵來王與戰數勝復遁王窮追不已方知必爲王所誅會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爲王置酒令方出拜方號泣請命俊力懇而免之當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納矢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惟謹王與俊皆大笑方流汗

股慄不敢仰視

金人犯通泰王敗之於南霸塘顧虜勢方盛而糧餉乏絕乃下令渡百姓于陰砂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

賊首張用勇力絕群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號一丈青轉寇江西張俊遣王討之問用兵幾何王曰以某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也王至中途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

出戰不欲戰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

王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建寇范汝爲陷邵武王分兵保建昌及撫州以岳字幟植城門且榜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氓樵蘇猶故不知有盜

賊馬友復犯筠州守臣已徙步出境聞王軍來友遽逃去

元术劉豫寇廬州王奉 詔出師先遣牛皐

渡江自提其軍與皐會皐以所從騎遙謂虜曰牛皐在此虜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

其後虜復分路渡淮駐廬州界 上命王進援元术聞之望風遽遁旣而復窺濠州王麾兵救之虜方據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

虜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號之爲岳爺爺

恩信

王邀擊虜駐兵廣德糧食罄匱王發家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虜之僉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

王在宜興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各圖其像晨夕瞻仰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

王擊馬進於筠州賊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聲坐者八

萬人

王破曹成於蓬嶺成竄連州王召張憲三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即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縱其所往則大兵旣旋復聚爲盜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抵拒誅其酋而撫其衆切無妄殺以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三將所招降者二萬王用其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

王至固石洞先遣人說降之賊衆不聽遂縱

兵圍之乃悉下山投降王令軍中毋殺一人
或曰說之不我聽何以貸為王蹙然曰此輩
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既
赦其入不然何以成主上之美命籍其金
帛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之勇銳者隸諸
軍餘悉縱之田里使各安業

王之討虔寇也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
令屠虔城王之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外上
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上

乃為之曲赦王入城取其罪之尤者數人
置之法餘悉稱詔貫之虔人懽聲如雷至
今父老家家繪而事之遇諱日則哀金飯僧
于梵舍以為常

主招捕湖寇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
之先是諸路帥守及諸軍累遣人招安皆為
賊所殺王所遣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
以肉餵飢虎也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
聽使者起受命以行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

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投
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於是楊么
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
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理不若速
往就降遂率所部詣潭城降王慰勞之即日
聞于 朝擢以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賞
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
具酒與飯酒酣撫佐背謂曰子姿力雄鷲不
在時輩下果能爲 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
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
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任吾事否
佐感泣拜謝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
不辭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
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
縱之聽其所往居數月又有二千餘人來降
王待之如初已而黃佐襲破周倫王鄂上佐
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
佐又招楊欽降王喜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

欽自束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
戰袍予之即日聞 奏授武義大夫禮遇甚
厚所部犒賞各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
喜躍恨降晚王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
諫王不答越兩日欽又說降他賊將餘首領
三百人未降楊么既死乃降牛臯請曰此寇
逋誅罪不容數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感於
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後乃沮於程
吏部乃鼎州太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不
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求全性命而已
今楊么已被誅其餘皆 國家赤子苟徒殺
之非 主上好生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
殺勿殺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
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
而悉賊寨之物盡散諸軍

朝廷每有頒犒付之有司分給嘗命其將支
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三緡不帶甲二緡將裁
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

王為素檜所陷歿於棘寺紹興末御史中丞
汪澈宣諭荆襄諸將與合軍訟王之寃澈諭
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為我
岳公爭氣效一死

其子霖帥廣州日道出章貢父老帥其子弟
迎之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霖
又嘗漕湖北武昌軍吏百姓設香案具酒牢
哭而迎有一媪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
矣霖家人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媪舍食
哭曰不善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壻
皆然人以是知公之所以感於人者深也

鄂國金佺續編卷第二十三

鄂國金佺續編卷第二十四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八

閣學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之三

先見

王奉 詔詣都督府與張公浚議軍事時准
西宣撫使劉光世罷其所統王德慶瓊之兵

未有所付浚意屬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議
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所服也
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
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
反掌耳王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
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
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
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
撫暴而寡謀且鄺瓊素所不服或未能安反

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王曰沂中之視德
等尔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
尉不可也王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
愚浚竟用呂祉為宣撫判官王德為都統制
護其軍瓊果大噪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
俊為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呂祉為安撫
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德益
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
齊中丞大震浚始悔不用王之言也

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赴行在入對曰夷狄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上嘿然已而金使至和議決王謂幕中人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俄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又曰夷虜不情犬羊無信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王授開府儀同三司力辭曰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

朝廷之體三詔猶不受上溫言獎激不

得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嚴備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虜情上遣齊安郡王士儂謁諸陵王請以輕騎從洒掃其實欲觀敵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虚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明年金人果叛盟

高宗皇帝即位於南京王上書言 陛下已
登大寶勤 王御營之師日集虜人謂吾素
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擊之而黃潛善汪
伯彥輩奉 車駕日益南有苟安之漸恐不
足以繫中原之望請 車駕還京 親帥六
軍北渡將士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王與張所論時事曰河北在天下猶四肢
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獨恃河北
以爲固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而今越河

以往半爲胡虜之區爲招撫計直有盡取
北以爲京師援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
異時醜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幸淮幸江皆
未可知也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之地尺
寸不可棄况 社稷宗廟在京師 陵寢在
河南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捐十萬衆不可得充不聽
王旣定建康奏曰建康爲 國家形勢要害

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為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之通秦之除王舜焉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復收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王被命討曹成且招之成不聽乃奏云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照遠比年群

盜競作 朝廷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

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

偽齊使李成合北虜南寇攻陷襄漢六郡王

奏以為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

取以除心膂之病六郡既復 詔為襄陽府

路以隸王王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

陽軍舊領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制 上從

之遂改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 上令王條

其案案之案王奏曰金賊劉豫皆有河東之

理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及此時以精兵三
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
力此則 國家長久之策也若姑以目前論
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田
之法其利爲厚營田就緒時儲旣成進攻退
守皆兼利也營田之議自是而興

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奪河徑渡至王軍
前 上詔王接納未幾王遣將攻盧氏下之
上以語張公浚浚曰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
必有通謀者矣

楊再興旣得長水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
中原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及王貴
等破僞齊於唐州引兵至蔡境王即奏欲圖
蔡以規中原 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
與戰不許

王入 朝數見 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
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因慷慨手疏曰臣

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以中國攻中國而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不以此時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臣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 王師前進彼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至於京東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金人有破滅之理設若賊真上流進兵併力侵淮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

至又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天下起愚夫愚婦咸願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地舉累年卒茲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鬱中原

蘇之望日衰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
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願上
稟 睿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以成
陛下中興之志 御札報王許其進討王復
奏曰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
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
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 國威
靈鼓行北向

金人廢劉豫王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

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金人叛盟 詔王乘機進取調兵之日王命

將士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未幾

所遣諸將及會合兩河忠義皆響應奏功乘

原大震王奏以謂梁興等過河之後河北忠

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金賊近果敗劫四

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此正 陛下中興之

機金賊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素檜

居中沮之

興事出於國忠義難欺

先是王遣義士梁興等招結兩河忠義相與
犄角破賊又遣邊俊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
河東山寨皆歛兵回堡以待王師或率其部
伍舉兵來歸虜酋腹心禁衛之屬亦有密受
王旗榜率衆自北方來降者於是虜酋動息
山川險隘盡得其實及朱仙鎮之捷王欲乘
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不日渡河奔命如
恐不及各齎兵仗糧食團結以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王軍頂盆焚香迎

拜而候者充滿道路虜自燕以南號令不復
行秦檜私于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
之力請二上下詔班師王上疏曰虜人
屢戰屢一銳氣沮喪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
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疏
累千百言上乃以御札報令少駐近便得
地利處報揚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
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乃先詔韓世忠張
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上

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者十有二王不勝憤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王班師郡縣之民大失望遮王馬而哭王亦立馬悲咽取詔書示之勞苦而去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復取懷衛二州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然竟亦無所就自是而後虜勢浸橫恢復之計不可復議矣

忠義

王學射于周同及同死王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于其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酌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王父見而問之曰飛學射於周君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射三矢者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酌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父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之臣乎

張所與王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
惟有滅賊虜迎 二聖復舊疆以報 君父
耳招撫誠能許 國以忠高宗命 天子提兵
壓境使飛以備師從麾下 一死烏足道哉
王從王彥至新鄉虜勢盛王約彥出戰不進
王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據河朔今不
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附賊耶彥默然王遂
引所部獨與虜戰

金人寇烏江杜充閉門不出王叩寢閣諫曰

國

即日啓行至江州會麟敗 上喜其尊 朝

廷 賜札褒之

初王受知於張所其後所以罵賊遇害其子
尚幼王訪求教養遇明堂恩乞以文資官之
曹戍旣平王命張憲等逐餘寇楊再興願受
降以見王王見再興而奇之命解其縛曰吾
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小商橋之戰再
興死焉焚其屍得矢鏃二升

王知遇

王初以敢戰士應募宣撫劉韜一見大奇之
後隸東京留守宗澤澤謂曰爾勇智材藝雖
古良將不能過也

河北招撫使張所待以國士曰公殆非行伍
中人也

從招討使張俊平賊俊常謂諸僚佐曰岳觀
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

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
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王招捕會有旨召

走 行在江西宣諭劉太中奏人情方恃以
爲安乃不果行又 賜李回 親扎令擇本
路盜賊熾盛處專以委王於是回奏吉寇爲
亂乞專委王廣東宣諭明蒙亦奏虔賊爲二
廣患若 朝廷特遣岳飛來不惟可除群盜
而旣招復叛者亦可置隊伍使之爲用又知
梧州文彥明奏虔寇入廣求果乞委王討捕劉
大中復連奏以爲請 上車可以虔書寇付王
王奏乞復襄陽六郡宰臣趙鼎奏曰知上

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從之

都督張公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於座中獨稱王可倚以大事乃特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高宗皇帝初以大元帥至相州王因劉浩得見被命招降群賊由是受知及復建康授神武副軍都統制上曰岳飛勇於戰鬪馭衆有方此除出自朕意既平虔吉召赴行在上慰撫再三賜宸翰于旗上曰精忠岳飛令王每行師建之後再入朝詔以劉光世所統鄆瓊

王德等隸王詔王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王上疏論恢復之略上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上又嘗褒其功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難親冒矢石者王爲秦檜所陷而歿孝宗皇帝踐位盡還寵數又諭其子霖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

爵秩

王自從軍凡四補官最後以河北招撫司借

補修武郎積功八轉至中衛大夫特旨落階
自英州刺史累遷至兩鎮節度使

其軍職由中軍統領陞至神武後軍都統制
其鎮帥自通泰鎮撫使累遷諸路制置招討
營田宣撫使

其加官自檢校少保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
其在朝為樞密副使萬壽觀使奉朝請
其封爵自武昌縣子進至郡公

王年三十九為秦檜所陷而歿後追復元官

謚武穆封鄂王建廟鄂州勅號忠烈

詔札

王自常州之戰受 詔復建康及承州奏捷
初被 賜札之寵自是而後曰 詔曰札曰
制凡可得而見八十有六

襄陽聽治之所乃昔武穆王之故第也

王收復京西六郡欲北向中原而志不
克遂忠憤所積沒為明神安知其不
睦於舊所臨淮之地其而闕無何堂

不應爾余即射圃聽事龕其遺像敬以
高廟宸翰之所表異題曰精忠堂諉容
普慈馮真父類王事實刊之板而列諸
四讀之使人感奮流涕也夫功名雖
出於智勇而其本實生於忠苟忠矣王
之事業可跂而及也自今六郡之民與
夫三軍之士瞻像閱碑可以想千載之
英烈慕前人而興起嘉定四年仲春襄
陽守臣簡池劉光祖書 二十四卷終

明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五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過

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九

鼎澧逸民敘述楊公事迹一

常德府舊是鼎州昨於建炎三年有北來潰
兵孔彥舟賊馬侵犯府城其時府民為外有
土人妖巫鍾相父以幻怪鼓惑本土鄉村愚

民連絡澧峽州無知之俗悉來歸奉謂之投
拜法下莫知其數若受其法則必田蚕興旺
生理豐富應有病患不藥自安所以人多向
之鍾相乃妄稱天大聖名號亦曰鍾老爺於
武陵縣管唐封鄉水連村地名天子岡所居
置立寨柵聚集妖徒齎送金帛錢物積累無
數道路填委晝夜不絕蓋以相之長子鍾昂
曾於靖康二年蒙本府以土豪勸諭招募勤
王民兵三百人依格借補承信郎祇隨統制

鄭修武一行民兵共五千人前去武陵入衛
王室至鄧州南道總管司

蒙

總管司遣發所到民兵盡往南京勸進太
上皇帝登寶位了當推恩發遣歸元來去處
各着生業是時鍾昂見世事擾攘依舊將元
募人團集在家結成隊伍多置旗幟器甲竟
要作亂官司坐視不能覺察次於建炎二年
內有湖南人王靖之出入鍾相之門備見其
父子所為定生變亂欲謀不軌遂具狀經鼎

澧路兵馬都鈐轄唐龍圖告首時有鈐幹范
世雄受鍾昂之金由爲保全止將鍾相以私
置軍器斷罪編管衡州相不久放還聚集妖
黨如故當年五月 聖旨指揮罷鼎澧路依
舊併作湖北路唐龍圖改移充湖北路安撫
使知荆南盡將帶鼎州軍馬及元召募人鍾
昂等赴荆南任當時李孝忠賊馬占據荆南
府城盡燒毀府城官私舍宇起離北去唐龍
圖自公安縣領兵收復空城橫尸滿街火煙
未斷繞方經營府治修葺城壁招集民戶歸
業未成次第俄報有北來范將軍背叛將官
辛泰瞿誠人馬侵犯府境賴辛泰乃窮寇即
受招安定壘未踰月又報有孔彥舟人馬自
隨郢州來猥衆數十萬勁犯荆南唐帥所將
鼎州人兵思歸一夕擁唐帥渡公安江奔走
回本州唐帥告諭本州民戶以彥舟人衆兇
悍殺戮定來本州宜各走避唐帥不住城中
止將得隨行從人將帶家屬徑上辰州前去

其元帶軍馬一時潰散各任所往並無統攝於是鍾昂部領所募民兵復歸其家團集觀望事勢無何於次年二月內孔彥舟賊馬長驅騫澧州直犯鼎州在城居民以知州邢大卿已亡又無兵馬防守雖有武臣提刑單宣贊却於出巡將帶宅眷及一司公吏老小上船往岳鄂州點檢令人牽所乘白馬出陸隨行是時鍾昂聞彥舟至却將手下民兵於白沙渡攔截單提刑輜重奪其所乘白馬鼓衆乘勢作亂招呼龍陽縣妖黨競起虜劫出城避難人民船隻其勢猖獗府民復走入城爲見外有妖寇殺掠無處逃生衆共商議莫若設香花鼓樂出北門迎接彥舟一行軍馬入城安泊多備金帛犒設懇告彥舟支吾鍾昂保全一城生靈性命彥舟初亦喜府民之意欣然入城不期後軍方自澧州起發至藥山平無備遂爲鍾相妖徒橫衝掩殺損折頗多彥舟忿怒以謂府民故作好意反相攻害安

泊三日乃發人馬於州城四外二十里間把
截圍閉將內外人民大縱屠戮無噍類次遣
兵攻殺鍾相徒衆破其巢穴生擒鍾相鍾昂
係累一家妖類械縛入城具事因申聞 朝
廷得 旨令彥舟押送潭州將鍾相等根勘
以正刑典彥舟因此移軍起離鼎州前去城
壁一空但有所屠尸骸頭顱相枕填街積巷
穢氣充盈其官司庫藏上有見錢將帶不去
倉敖尚餘米糧數千斛以至富室錢物亦巨
萬數鍾相餘黨多是龍陽縣市井村坊無賴
之徒楊華揚么楊欽劉詵周倫全琮楊廣夏
誠劉衡黃佐楊二鬚高癩子田十八十餘輩
各爲頭領占據龍陽縣分布於所居村分置
立寨柵又集妖黨群來城中盡搬官私錢物
倉敖米斛用船裝載及打駕抽稅場板木大
小千片各回巢穴是時偶無太守州縣官多
被彥舟所殺或逃散已盡莫適爲主容得水
賊恣行討虜而去俄有知荆南程吏部改移

充鼎澧路鎮撫使將元自蔡州所帶一行軍馬前來赴任先自公安縣發總管杜湛衆兵官條屬取陸路來鼎州次程吏部乘座船并輪車暨隨軍官屬及人兵老小與避難百姓舟船自公安油河水路逕澧江安鄉縣石龜羗口沿鼎口小江出大江上水取龍陽縣至城下緣舟船之行無次序又久在荆南移治監利縣水鄉荒索無物食用乍見鼎口江市道隔市陽城豐水村鄉有酒坊村家有猪羊雞鴨之類悉去爭買以至紛拏漸行掠奪遂成作鬧水寨之人爲見舟船之多別無軍兵防護因爭買攘奪食物各持器刃乘勢攔截舟船聲言官軍劫虜爲名遽便衆起行兇河道窄狹舟人不能措手痛遭殺害應隨軍官員避難人民老小多被驅掠又程吏部自蔡州與竭城人民軍兵南來之時所帶官司金銀物帛及先在京城權開封府大尹日所得露臺弟子小心奴同作一船載着其小

心奴姿色妖麗其妻錢氏不容所以頓在別
船盡爲賊人虜奪時水寨小首領謝保養送
小心奴獻揚么與鍾相之子郎君作夫人賴
程吏部座船少後方入羗口知前船已失利
急棄座船將眷屬上小船僅能脫免復回公
安縣遣人告急於杜總管却拽一行軍馬趣
公安救護內程吏部杜總管邵統制劉叅議
曾簽判宅眷得脫其餘官員無慮數十家老
小盡已陷沒不存程吏部遂商議皆取陸路
自公安縣由澧州來鼎州赴任未到城問楊
華等言既是程吏部來赴任已遭水寨人殺
虜必定與我們結冤難以教來本州住坐遂
發揚廣場欽徒衆入城放火盡燒官私舍宇
火光亘天數日不滅止存鄉官張待制宅一
區今府衙安靜堂宅乃是舊屋程吏部一行
人馬旣到城即就張待制宅爲治所漸次打
併街巷分立官司舍宇措置軍馬營寨例皆
茅草搭蓋次招集民戶歸業及隨軍買賣經

紀等人住坐即糾集武陵桃源縣鄉兵保甲
同軍兵分頭防守程吏部募鄉道使臣李珪
入龍陽縣水寨以 朝廷法令禍福招諭楊
華等使之出首放散徒衆着業耕種復爲稅
民以前鼎口江作過之人一切不問楊華本
是稅戶頗曉事體即隨李珪來城中參拜程
吏部厚以特勞令楊華親隨人回水寨遍諭
楊么等諸首領各請出來受犒設楊么等不
聽却極口罵楊華不是丈夫漢遂鼓率賊
無數時來城下叫喊聲言要取楊華歸塞程
吏部已得楊華拘留監管具事理申奏 朝
廷承指揮差人管押楊華赴 行在蒙命之
以官差充撫州鈐轄不釐務其楊么等爲見
楊華不歸心生疑慮乃率諸水寨首領妖徒
群衆揚言與鍾老爺報讎於府東德山採斫
松杉萬株及往澧州欽山藥山夾山倒伐松
杉樟楠木萬本又發掘所在墳墓取板材打
造海鯨擢鱗等船出沒重湖恣行劫掠作過

勢焰愈熾水賊初未有車船奈以程吏部兵力單弱又未有水軍戰船但坐視揚么等在江湖跳梁莫之或制姑且保守城壁徐圖平滅之計當時因言事者詣闕論列分鎮不便事遂有詔命罷鼎澧鎮撫使改爲湖西路安撫司程吏部失鎮撫使所得聖旨便宜行事世襲錫爵之命頗生怨望怏怏常不平又無策可以勦除水賊惟恐無功罷去日逐焦燥不能自安偶得一隨軍人元是都水監白波輦運司黃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樣可以制城是時本州有虔州客人賴九郎自靖州山場所買文溪杉板條片甚多在桃源縣上甕子洞下緞小水牌筏梢泊於是差官盡行拘收打駕下來打造八車船樣一隻數日併工而成令人夫踏車於江流上下往來極爲快利船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爲神異乃漸增廣車數至造二十至二十三車大船能

載戰士二三百人凡賊之擢艖小舟皆莫能
當自此揚等更不敢輒近州城又聞得鄂州
水軍統制覃舍人已交所部水軍三千人與
吳錫統制歸回辰州辰溪縣乃專遣使人持
書公牒禮請委令召募辰沅靖州洞丁刀弩
手來赴本州應援覃舍人名敵是沅州人以
鼎州是一路難以違程吏部之命遂依應於
一月之間召募到洞丁刀弩手一千餘前來
聽候使喚時又招安到人寇劉超下一頭項
皆叛彭筠人兵三千餘人內多有驅虜復起
玉沙縣湖漏諳會船水人民悉皆放散未有
所歸覃舍人措置擇強壯者招充水軍旬日
之間得千餘人與洞丁刀弩手合為一軍專
習水戰軍分已成倫理自此水陸皆有準備
程吏部遂稍意解剋日發杜總管部率全隊
步兵攻打上沚江水賊夏誠大寨仍委覃統
制發八車船二隻海鱧船二十隻裝載水軍
入上沚江直湊夏誠寨下與杜總管步兵併

力夾攻要必破其寨軍統制力爭以謂泚江
窄狹車船不能回轉又其水長退不定恐緩
急水陷車船不能得出適以資賊反成虎生
其翼之勢不若多遣海鯁船亦足取勝程吏
部不允所請必欲以車船炫賊竟發車船以
進無何夏誠有備大開寨門受官軍之敵杜
總管疑懼其姦計不敢入攻尋值連日陰雨
衆兵淹浸泥淖中縱得晴霽人馬已疲難以
成功程吏部急使班師奈泚江之水漸落上

口灘淺車船不能出賊遂力爭奪軍統制力
之不迭其船竟爲賊有當時更帶高都料在
船恐船或損要他修整不及走脫賊亦擒虜
止是海鯁船出泚口回州自此水賊得車船
之樣又獲都料匠手於是揚么打造和州載
二十四車大樓船揚欽打大德山二十二車船
夏誠打大藥山船劉衡打大欽山船周倫打
大夾山船高癩打小德山船劉詵打小藥山
船黃佐打小欽山船全琮打小夾山船兩月

之間水寨大小車樓船十餘製樣愈益雄壯
忽一日盡至社木灘下賴灘淺來州岸不得
程吏部深切悔恨不聽覃統制之言白車船
揀送并都料與賊滋長其勢致楊么等日夜
乘船到德山灘下驚擾一城人民憂惶無由
平定時有江西布衣方疇上封事達 朝廷
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虜曰僞齊曰楊么然
以金虜僞齊皆在他境而楊么正在腹內不
可不深慮之若久不平滅必滋蔓難圖乃於

紹興三年八月遣發 御前大軍都統制三
四廂瓌節制本部軍馬三萬人又差建康府
水軍正副統制崔曾具全正兵八船一萬人
水陸並進前來討蕩楊么等賊並水寨王四
廂帶節制職事到本州要程吏部並聽節制
程乃平欺無能不伏節制程云其是守臣但
保守得州城太尉是 朝廷遣來責辦平賊
請自分布人馬討蕩楊么等巢穴緣此程王
亦面兩軍不足各相關防城市惶惶憂其不

測賴隨軍向叅議靳監軍者雖各武人通爽
頗識大體乃和會程王言且當以朝廷爲
念况事一家宜各輸忠竭力評議所以破賊
或招或殺以圖成功則爲上策若分彼我適
足敗事恐貽朝廷之憂於是王四廂勉強
隱忍與程吏部同其節制而程吏部心懷鼎
江之辱切齒水賊劫其財物寵姬官員軍兵
老小必欲盡其賊獨成其功以快私忿所以
慙有緊急頭重支吾去處先調發王四廂軍
馬以當賊鋒官軍不知地利多落賊人姦便
痛喫手脚自八月到來至十月已死損數百
人至十一月初江湖水淺天氣凝寒程吏部
乃稱宜發兵進討遂王四廂舉起王師水陸
俱下先過德山大溪口破高瀨寨次至龍陽
縣界沅州村破楊欽大寨次至黃店破全琮
寨次至縣對江北破楊公大寨巢穴一空賊
衆盡將老小乘船牽趕牛輿孳畜往鼎口下
五十里酉港地寬處存泊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五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六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

鼎澧逸民叙楊公事述二

初發兵時先有戒約崔曾吳全一軍人船止
令在岳州船山湘江口及洞庭湖口牌口等
處稍泊聽候上流逼逐賊船下來即攔截掩

殺輒不得過石牌一步其奈崔全二統制以
梢泊日久不聞上流消息乃貪功輕動使小
舟上石牌探邏事體水賊先亦知有此水軍
又知都是掀頭船子及海船湖中使用不得
一面支吾上流大軍遂發八車船數隻不豎
旗鎗亦不見人交橫放流而下崔軍探人見
有空船流來必是上面殺敗急報崔全二將
全隊舟船亂次爭先撐篙拽牽悉上石牌入
湖既歷油麻灘又至大梁岸將至鄱官樹湖
面寬處被放流賊車船擂鼓發噉踏車回旋
橫衝亂撞將崔軍人船大小數百隻盡碾沒
入水崔全二統制皆戰亡溺水其餘在沙磧
散袒步兵俱被掩殺一日之間萬人就死致水
賊楊公等盡得崔軍所將 御前器甲旗幡
鎗刀之屬其勢轉加威猛已無下流之慮遂
一意抗拒上流官軍實是年十一月十三日
也時有本州選鋒水軍駕先於牛臯渡口奪
得楊欽二十二車大德山戰船在鼎口梢泊

前軍杜總管石統制靳監軍乘三樓大車船
在風金口程吏部同王四廂在下汴江口卓
帳初選鋒軍未知得崔曾吳全失利忽有一
隊賊人自北岸來至鼎口東岸皆着新鮮衣
服紅錦青綾戰袍打鼓板吹羌笛弄氣毬不
類水寨村人結束約百餘輩以一竹竿繫縛
文字一卷叫覃舍人教人來取文字不得亂
放箭遂插竹竿於沙嘴上即令人取之始謂
恐是受招安文字及至拆開却是官告兩軸

隨軍錢糧司下一顆 御前小鍾子與甲牌
一包計百餘枚并王四廂令人所畫湖庭湖
口岸圖子一本賊見覃統制拆開遂大笑聲
言崔家水軍一萬來人前日晚被我門殺了
一箇不存衣甲鎗刀旗號錢糧一齊屬我了
也大笑吹笛打鼓而去覃統制方知崔吳二
河水軍全沒急差人告急於杜總管程吏部
王四廂未得指揮間不期是日晚賊自西港
大震鼓聲俄有八車船八隻相銜而來船箱

盡載精銳全裝鐵甲各執鴈翎長刀光彩射
目可於中流揚欽大聲叫呼覃統制你但放
下大德山船還我放你一軍人回去你還知
崔曾吳全是天下有名水軍一萬來人只消
我三隻車船盡底殺了你門消得甚底殺也
賊船炫燿一時却回西港覃統制又具此事
理再申程吏部王四廂即傳令速即回軍前
軍中軍後軍一面便回獨遣選鋒水軍大德
山船及十八車船三隻海艚船三十隻却作
殿必當住賊船初更以來月上選鋒軍車船
起纜踏車起離鼎口向上以行將近二更月
高賊船大小車船不知其數追襲至風金口
江面最寬濶處交戰廝打覃統制所乘大德
山車船元是楊欽舊物楊欽不捨必欲重奪
乃與周倫兩大車船挾定攻打至中夜覃軍
勞困但得灰砲少解賊勢仍得水軍統領邢
顯見事甚危急揮小舟向上趕杜總管三樓
船復回策應百箭齊發賊船稍却再發則賊

船已退覃統制大德山船方脫其船兩邊護
板悉已打空急用布帆遮箭以護踏車水
一船戰士三百餘人落得頭破額裂滿身
中箭無功而還大軍既回州歇泊水賊亦復
還巢穴休息程吏部建議且分布王四廂甲
軍於德山對岸立寨差本州正將杜誠把托
又社木寨差大軍孫將把托又船場寨差大
軍將官常槩把托各以五百人爲率數內常
槩以程吏部搗設不均有言語遂怨王四廂

於
工
正月初燒寨反亂初出
州入荆南無何中夜迷路爲後

達掩龍衣由曾公堤轉來西門却上
路追遂至辰州界首牛欄坡被擒斬

一行甲軍招撫歸隊漸至春夏之交江水
泛漲社木寨地勢低平水將登岸本寨申乞
近城高阜處駐劄王太尉取謀於程吏部程
意不欲曰甲軍移則賊必占據其寨旣而江
流入寨又向上堤防衝斷江水橫流打斷新

陂橋本寨申乞發船渡載人兵程吏部指揮
覃統制不得擅發船隻於是楊欽乘車船臨
寨放火燒屋又高癩子陸路來攻打寨柵兵
將拒敵力極並無救援其一寨兵將五六百
人一日殺盡不存緣此王四廂與程吏部不
足王四廂遣人赴 朝廷申訴即降指揮令
王四廂班師而還止是本州人兵支吾水寇
至紹興四年十一月水賊周倫寨去岳州稍
近一日令人齎申狀赴岳州太守程殿撰陳
訴稱近有僞齊下襄陽府李成太尉差人自
安復州取水路來故縣灘水寨送金帛物
文書言欲水寨諸首領各備人船戰士剋日
會合水陸並進取復向下泐江州縣得州者
做知州得縣者做知縣別命官資優加犒賞
等事周倫燕設來人以乾魚鮓脯回荅報言
周倫等止是鼎州龍陽縣稅戶為被知州程
吏部凌逼要行盡底殺戮不得為王民且在
湖中苟逃各家老小性命不曉得會合事節

發遣來人歸回後月餘日李成又差三十五人來內有鄭武功胡大夫二官負又將官告金束帶錦戰袍并羊羝之類再三相約諸寨首領剋日會合周倫知事勢異常難以依隨又恐日後多有人來相逼別生患害一夜將來人以酒醉倒盡行殺戮沉尸入江中有此事因申岳州乞就便申奏 朝廷早乞別差鼎州知州替了知州程吏部使周倫等諸寨

路保全老小耕田種地輸納二

稅復為良民程殿撰為申

朝廷蒙 樞密

院備奉

聖旨褒賞周倫忠義特降賞榜一

道差二使臣賡至岳州令差人送入水軍張挂安慰人民候事定日應首領人並重賜推賞榜到岳州則程殿撰已移知鼎州到任也數月二使臣却賡榜來程殿撰處投下時乃紹興五年五月初一日本州方發遣水軍計議劾上楊迪知往澧州慈利縣前江雞翁柵前後江五十八柵鍾相下都首領雷德進處

投文宇招諭德進下柵就令將帶黃榜安尉
山寨徒衆仍令德進差人送黃榜入水寨曉
諭榜先至夏誠寨夏誠招諸首領看榜諸人
俱來獨楊么不肯來餘人各有悔過之心是
時 朝廷爲水寨楊么等有北人來結約恐
事體張大不便遂除張右相充都督岳樞使
節制軍馬本州討蕩水寨楊么等巢穴仍移
罷程吏部充都督府叅議官當年六月岳樞
相節制司大軍已至鼎州方議進兵平蕩水
寨即有龍陽縣沅州村大寨首領楊欽首先
將合寨徒衆老幼萬人舟船千隻來投節制
司出首以就招安岳樞相親至城東鄰善瀆
觀老小舟船次到報恩光孝寺基寨受楊欽
降拜岳樞相喜楊欽率先出降乃恕其罪申
稟都督行府特命以官并一行首領各次第
推賞補授名目犒設了畢即揀選強壯人充
本軍其餘者弱人並給公據放令歸沅州替
本業住坐耕種田土供丁二稅復爲良民衆

皆次躍感戴得全生路於是其餘大寨首領
夏誠劉衡全琮劉詵黃佐等諸寨悉來出首
招安不敢抵拒惟楊么兇狠乃擁鍾相之子
領妖徒緊戀寨柵車船不伏出首致蒙岳樞
相親提帳下精兵虎旅并覃統制水軍車船
前往龍陽縣江北岸直擣楊么巢穴楊么猶
執迷在車船回惶不決見岳樞相旌旗已至
尚不肯拜降却自船頭先提鍾相之子郎君
入水次提夫人小心奴入水楊么次跌入水
被水軍搭材水手孟安沒水挾起次是牛觀
察臯用瓜子拖上有餘氣未死押到岳樞相
前尤叫數聲老爺臯其首級函送都督行府
告捷奏聞 朝廷當時牛臯稟覆岳樞相言
許大楊公占據重湖作過致煩 朝廷之憂
雖一王四廂大軍數萬人猶自敗折了空回
今節使太尉提大兵來討蕩巢穴賊衆畏伏
虎威盡已出降獨遮楊么抗拒已行擒戮若
不將其手下徒黨少加勦殺何以示我軍威

欲乞略行洗蕩使後人知所怕懼岳樞相曰
楊么之徒本是村民先被鍾相以妖怪誑惑
次又緣程吏部懷鼎江劫虜之辱不復存恤
須要殺盡以雪前耻致養得賊勢張大其實
只是苟全性命聚衆逃生今既諸寨出降又
渠魁楊么已被顯誅其餘徒黨並是 國家
赤子殺之豈不傷恩有何利益况不戰屈人
之兵而全軍爲上自是兵家所貴若屠戮斬
滅不是好事但得大事已了仰副 朝廷好
生之意上寬 聖君賢相之憂則自家門不
負重責於職事亦自無慚也連道數聲不得
殺不得殺於是牛臯無辭而退遂行撫定諸
寨一時了當當時識者興嗟曰岳樞相可謂
賢大將矣觀其荅牛臯之言則正合老氏所
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
爲上其不允牛臯洗蕩之請則其以恬淡之
道自處而臻不戰而勝之功固已雍容於胷
中彼區區甲冑之流豈足以識其操略哉先

是程吏部以兵力不加楊公乃謀密募人入水寨圖刺楊公未得其人於紹興三年五月內青黃不交之時水寨人飢困本州所集沅南漁戶甲頭蘇成招誘到楊欽小寨下不係出戰人唐教書等五戶共老小二十餘口歸投就食內唐教書頗能道賊寨中事程吏部一日與盧撫幹坐於齊武堂呼唐教書來問楊公寨去處可以使人去得也無唐曰如別箇寨柵猶自通人來往唯是楊公寨大段緊密水泄不通日逐離寨二十里陸路使人巡邏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巡緝寨門外令群刀手把定便大蟲豹子也則入去不得程吏部曰若恁地却有箇甚道理去得唐教書曰除是飛便能入去得於是程吏部大笑曰那箇生肉翅人使之以去耶乃顧謂盧撫幹曰茲事當且止也此說當時邦人皆但知楊公水寨不通線路難爲近傍初不以除是飛可入之說爲先兆也及至六年岳樞相提

大兵來平蕩楊公築穴邦人方有憶唐教書
之言於三年前上天已自差下神將專了賊
事只待時節到賊人合滅而此一方生靈有
福星臨照始得平定安樂豈是等閑之事耶
人謂楊公等弄兵重湖數年狂猖作過驚擾
州縣人民苦於應副軍期科敷差役之苦不
堪其命今一旦遭遇岳樞相之來不施一鏃
不用一戟不動聲氣談笑之間了此大事息
甲亭戈各獲休息復見太平景象則其恩德

布在荆湖雖千載亦以不朽人亦孰得而忘
愛惠之厚也爰自建炎三年水賊楊華楊么
等起事至淳熙九年已歷五十餘年未問府
縣人民生齒安居樂業繁夥熙熙至如龍陽
縣上下沚江鄉村民戶無慮萬家比屋連簷
桑麻蔽野稼穡連雲丁黃數十萬皆自岳樞
相恩德保全之所由出古人言愛人者必有
天報有德者必有其後今常德之人每聞岳
樞相之官稱者必有手加額茲可以卜人心

之所感仰也克昌厥後豈不宜哉姑叙大槩庸示將來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六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七



孫能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一

文林郎黃元振編

紹興乙卯兵武穆公受命討楊么初么盜據三苗洞庭之險衆十餘萬湖南北大被其害而又北連劉豫遙相應和待虜騎臨江謀

欲席卷東下官軍屢屾 朝廷命公討之先是
靖康初趙九齡爲御營機宜張所爲河北
宣撫使辟九齡兼幹辦公事公始從河北
軍九齡一見便識公爲天下奇才公亦推九
齡之智謀及公之討楊么欲辟九齡爲幕客
九齡不果行初九齡見先父縱 紹興初所
上論兵書乃與先父定交至是遂薦先父以
自代公乃辟先父主管機密軍行至潭潭帥
席叅政賀公墓中得士曰某在後省時所閱
二千餘書無如黃機密者某薦之已得 旨
命官爲有力者所沮此西漢人才也公喜以
告先父先父亦未嘗識席叅也故公軍事必
與先父謀之先父亦感公之知己知無不言
庶乎自竭以報効於公不幸大功未立公爲
權臣中禍天下痛之先父亦屏居田野時時
談及軍中舊事嘗謂公之英威古人不能過
至於仁心愛物雖古之名將有所不逮若夫
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雖今

之老師宿儒勉強而力行者公則優爲之小子不敏憂患困苦今既老追念舊事十忘五六矣特錄其餘以遺後人且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公討楊公官軍有以交易誘賊遂俘數百人以獻公會屬官於教場問何以處之皆曰彼殘害官軍多矣宜盡戮之先父獨無言公曰機密以爲何如先父曰誘而執之不武此正是兵機公曰會得會得即問賊曰汝爲盜殘害一方久矣今當死不足以償衆賊皆請死公曰主上聖明以汝曹本皆良民不幸罹亂驅脅至此今命我來正欲救汝輩耳又問汝在賊寨中有何可樂賊皆言寨中荒索愁苦公乃厚犒之俾之買市物以歸遺老小陰戒市人賤取其直而自償之賊歸相告語知外之豐樂如此爲之歡動皆有願歸之心一日楊公驅衆出戰官軍敗之復擒數百人諸屬官皆言前日釋之已有願歸之心今亦宜

釋之先父曰前日不殺爲其誘也今敢出戰必有亮渠在其中公領之遂親閱視戮其亮惡者數人餘皆釋之賊旣感恩而畏威迫於渠魁而未得出公乃遣黃佐賫旗榜入楊欽水寨諭之降欽雖聽命而畏公未果即出先是黃佐乃欽遣來納降者旣而欽復叛故拘佐於獄公旣至乃釋其繫贈之以金復遣招欽故多疑其難信公乃命先父再往撫諭之且曰至前涂更自看事勢如何以爲進退先父曰彼正危疑一止當速往以定之乃以二弊卒從行徑入欽寨欽出迎欲庭叅先父執其手與叙同官之歡似曰此見宣撫禮也欽猶以慮楊公寨聞之酒以遣兵防托未可即出先父測其意尚未決乃曰宣撫命某遍撫諭諸寨乃巡歷其寨而察其形勢見其茅竹爲舍密比如櫛一火箭可焚蕩乃謂欽曰宣撫與太守監司待於城上立表下漏以俟公來過期即進兵董統制已列強弩火箭以俟命公今

遲回未往其固一死公軍亦無噍類矣欽即
時與諸將一行徒衆二萬人隨先父同渡來
參先父既渡即先馳歸報終日無食疲劇殆
不能自支公喜甚就城上設榻令人扶先父
少憇即日奏功楊欽既出降官軍進據其寨
楊公驅衆登舟衆莫爲用公乃投水釣出而
斬之群盜盡平十餘萬衆不血刃而來歸者
以公宣布 天子之威德而以不殺而成仁
故也

賊衆十餘萬擇其老弱疲軟者給據爲民取
其疆壯者爲軍命屬官輪日給據復輪至先
父認得老弱數人前已請據者今乃代人來
請其人不伏而喧公聞之謂先父曰人衆如
此何以辨之審也先父曰此曹慣於爲盜又
矣故每放一人必再三相視果不堪爲軍乃
放之不然大軍去後復聚而爲盜矣公乃親
詰其人而終不伏先父請試搜其身果得已
給之據公大喜盡以委先父不復輪日矣先

父繫盜請給者將斬以徇其餘僞者紛紛遁去既給畢陰釋盜請者俾逸去自後無敢盜請據者於是得疆壯壯者數萬人以充軍而軍益壯矣

軍將還先父言於公曰孔明所以七擒孟獲者慮軍回而復叛將以此服南人之心也故孟獲曰公天威也自是南人不復反矣今且不血刃而平大寇散匿於湖山者亦多矣賊見德而未見威其懼其復反也宜耀兵振旅而歸公乃大閱軍律嚴整旗幟精明觀者無不咨嗟嘆息知王師之有律也

先父始以進士借補從事郎撫諭楊欽二率衆出降公奏功請正補已而都督府作詔旨行下授昌州文學公以先父功多賞薄寢之不下欲復論奏先父聞之請於公曰其士人也家世以忠義徇國平居嘗謂中原未復諸將有已極富貴者何以用命今日纔立微効豈可與朝廷論功乎但得宣撫見知俾

某得効其愚計他日成就未晚也且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固不宜與都督少異也公喜曰
吾人豈欲言功但恐將士之賞薄不能無歎
望者耳已而都督府旨揮但云當使到來不
煩寸刃束手來歸所有將士暴露良勞各與
轉一官果如公所料者

楊公未平時士人來獻書者紛紛先父請考
其優劣而為禮之厚薄有屯駐將郝最門客
侯邦言利便可採先父薦之公命留之帳前
聽候最疑邦言已軍中陰事遣
言已為宣撫圍子隊最將邦數
畏公威名不敢遽殺乃以邦為
父告於公曰士大夫多耻從軍
下士莫不歸心侯邦舊太學士
失身於最今來獻利害而一家
傷沮衆士之心以干我之軍法願
怒曰郝最何人敢殺士人即呼帳
後之先父曰侯邦得鈞旨

難拘制其出入故爲最所擒今
某不可自安於軍中提轄至公
人而爲人所擒汝不知乎提轄
先父之言公即命移文於最取
曰侯邦至而一人一物有傷則
皆行軍法及邦至公命送歸本
領公文申蓋慮最中路邀殺之
士類如此

嘗軍行遇雨公下馬徒步屬

里至一廟宇懋公勞勉屬

矣然士欲立功名亦須習勞其

安逸故雨中徒行以習勞也廟

公指山問屬官曰諸公識黃龍

其下城如此山之高某舊能飲

嘗有酒失老母戒某不飲主

自後不復飲侯至黃龍城大張樂

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橐駝金

今日之勞有一屬官曰某不要公

要觀公之志直欲恢復燕地蕩其
中原而已也

公自奉甚菲薄屯駐將郝最飲食
其寨而食素最以酸餠爲供公食
最曰此名何物曰酸餠公曰某平
食此顧左右留其餘以爲晚食不
甚愧公性嚴重語不輕發於僚屬
但語次間微見其端而聞者懷然

屬官會食惟煎猪肉蒸麪未嘗兼

人供雞公曰何爲多殺物命庖人曰州中所
送食也公命後勿復供公與士卒同甘苦不
復以口腹自累然亦出於仁心愛物者如此
提轄官有杖士卒者公曰且教訓之勿輕笞
辱也然取人一錢者必斬故士卒樂於用命
嘗謂先父曰某之士卒真可用矣潁昌之戰
人爲血人馬爲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復中
原有日矣

公命宅庫除宣賜金器存留外餘物盡出

貨以付軍匠造弓二千張先父曰此軍器當破官錢公曰幾箇劄子乞得某速欲用故自爲之

一日行軍至一店見其屋新蓋茅而有少缺處公呼店主人問之此必我軍士取汝茅乎店主曰宣撫之軍未嘗一毫擾人此自偶缺茅耳公曰豈有汝新蓋店屋而缺此一束茅立命刷之須臾刷到一馬軍即欲斬之軍曰非入取其茅也下店飲食繫馬於簷忽聞宣撫來馬來不覺誤掣下店主舉家泣告實不曾擾猶杖之百而後行

公謂先父曰戰陣旣交手執得槍住口有唾得嚙則已是勇也機密儒生未嘗歷戰陣到中原見大戰則心動矣先隨其入小陣以觀戰其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也若欲便溺切勿離馬及蓋數十萬之軍其目盡在其一旗上機密若往來不定則軍人一暗箭射殺之矣蓋惡我亂其目也大陣皆動然後可隨衆

動也蓋公神勇每戰嘗自爲旗頭身先士卒
先父力諫曰猾虜或識之聚疆弓以射我奈
何雖公忠義神明相之自不能傷然非大將
之事也公曰昔杜充留守京師某有兵二千
來受充節制始至適城外有大寇數萬充即
命某往戰充謂之杜且斬某不敢以兵寡不
敵爲辭即往說賊約降來果充充曰我何嘗
令汝受降須爲我擒之某復往責賊以約降
而汝來今不復受降矣願與汝挑戰賊魁！
聞某馳騎獨往奮大刀之自頂至腰分爲
兩數萬衆不戰而潰人力不至於此真若有
神助之者某平生之戰類如此

公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先父所
得最小以爲不均復以一畧分之而先父所
得復小公憮然先父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
香無所用之公乃曰某舊日亦愛燒香瓦爐
中燒栢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
豈可有所好耶衆有愧色

公身謂先父曰某被 主上拔擢至此儻有
纖毫非是被儒生寫在史書上萬世指改不
得其為有過機密必以見告公家素無姬侍
先父被檄差出遠方妄傳公納士族之女以
為妾先父以告公曰四川吳宣撫嘗遣屬官
來議軍事其飯之彼驚訝某之冷落歸言於
吳宣撫吳乃以二千緡買一士族女遣兩使
臣妻送來某令其立於屏後告之曰某家上
下所衣紬布耳所食藜藿耳女娘子若能
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女乃吃然
笑某曰如此則不可留也遂遣還之初未嘗
曾見其面也公之不喜聲色出於性之自然
者如此漢上報虜騎大至公移檄本路備五
萬人軍資所遣止二百人耳虜素懼公之威
名望風而遁先父言於公曰宣撫威名已震
虜那敢犯我特大張其勢以動我實不敢深
入我復以虛聲應之正得其情矣然我軍仰
給於江西虜避疆擊弱他日必大入淮西以

輕兵襲江西而焚蕩之我軍乏供則自坐困
宜置一軍於江州沿江往來以爲回易可得
利以益軍資又可以開拓形勢以絕其窺伺
之心公於是立江州一軍

先父被檄在遠公嘗遣一兵持書來趣回盛
寒止一單布衫先父問曰汝怨乎曰不怨也
他軍所得請給則有減剋又如科作納糶之
類自身雖暖老小則凍餒矣宣撫則不然所
請食錢若干不減一錢聽上自用之某自因
之累重而費之非在上者有剋於我也何怨
之有

公奏戰功必以虛實未嘗徇私而寄名虛奏公
之子宣贊勇冠三軍攻隨州手持兩錐首
先登城公乃奏其功與妄將私暱竄名戰士
之中以冒官爵者異哉此士之所以樂於用
命而服其至公也

紹興六年冬公親提兵往取蔡州二更令下
三更即行至蔡州其濠水深闊城上惟植黑

旗並無守者每進攻則黑旗動然後一隊兵上城相禦退則復下勢不可攻乃歸董先為殿劉豫伏兵俟我軍退則追而掩之我之後軍逢彼踏白者為親戚且素聞公之德遂泄其計曰汝宜撫自來有兵二萬人七分披帶持十日糧今糧盡而歸劉豫遣李成等十大將各將萬人先各賜宅一區宮女十人徑來掩彼軍約盡擒之直造鄂州我軍人持一繩得南軍穿其手心每十人作一串鼓行東下今即至矣董先見賊悉得我軍之實馳報公董先遂擇險地伏其軍於林莽中獨據河橋以待之洎史李成等至見董先舉繩以告之悉如踏白者之言謂董先曰汝勿走我今先擒汝先荅曰我定不走只恐汝走耳賊見董先待之閑暇疑有伏不敢徑進每遣兵來戰董先則旋出林中兵一二隊以應之彼退則又歸於林中賊益疑相持久之公領大軍復回李成等望見如銀山擁出於衆山中即遽

奔潰公渡河追之三十里而止擒其將數十人俘其軍數千人而歸公厚以錢布勞所俘之軍告之曰汝皆中原百姓國家赤子也不幸爲劉豫驅而至此今釋汝見中原之民悉告以朝廷恩德俟大軍前進恢復各率豪傑來應官軍其俘皆歡呼而反公乃貽書與蔡之守者蔡人感公釋其俘遂請降所擒之將獻于行在所其後和復割蔡州與虜有
通判者不肯臣虜自縊而死

紹興七年

車駕親征幸建康公來

距

問先父曰其將入觀以何爲先先父曰當以取汝穎爲失計而攻圍之旣取之不可守而復失之亦徒勞尔公曰安坐而不進則中原何時可復先父曰取中原非奇兵不可公曰何謂奇兵先父曰官撫之兵衆之所可知可見者皆正兵也奇兵乃在河北公大喜曰此正吾之計也相州之衆盡結之矣關渡口之舟車與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來無礙

宿食有所至於綵帛之鋪亦我之人一朝衆起則爲旗幟也今將大舉河北響應一戰而中原復矣先是 朝廷罷劉光世軍欲以公代之併軍大舉公旣 扈從至建康 太上知公之可大任也獨召公至寢閣 命之曰中興之事 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餘並受澠節制已而有忌公者沮止之公忽召先父出示張都督簡板乃却公宮祠之請公曰其所條具交軍事件一日可辦公乃令某先行留屬官以待命此必事已中變故令某先行今功不成矣某所以丐祠也公不樂而行先父曰某家有老母而以身從軍者欲效尺寸之長以報公知遇也使前有立功之地某死亦不顧今事旣乖則某亦將歸養以爲後圖他日從公未晚也公乃許先父謁告省已而 朝廷乃以呂祉代劉光世遂致鄜瓊之叛蓋光世之軍多陝西之盜賊最爲揉雜而難治西人重世族光世乃

世將故僅能總統之屬瓊王德皆光世之愛將也二人平日不相下若得威名之將以代之則可以駕馭而立功 朝廷始以公代光世得之矣已而中變易以呂祉故二將無所忌憚而闕瓊懼而謀叛劉豫又以高官重祿以誘之所以喪淮西之一軍不然公成恢復之功矣今天下庸人孺子皆知公之威名至於公之大計與夫功之所以不遂者士大夫蓋未知也元振幼從先父於軍中親見其末平居追念前事未嘗不歎息流涕於此故誌之於遺事之末云

南昌武寧縣城隍祠岳忠武王遺

像記

儒林郎前隆興府武寧縣尉建

安章子仁撰

嘉定癸未秋初筮豫寧警曹領事已告至于羣祀暨扣城隍環視繪堵間有魁然容兒儼然冠裳而隅坐者駭而問焉祝曰是 故忠

武岳王遺像也竦然不覺板之斂膝之前而
首之頓致敬亟退猶未暇訪其故也不數日
隨牒下里酷訝邑在萬山中壤地頗狹而生
齒極繁因召故老訊之咸舉手加額曰昔在
紹興初叛將李其姓者巢穴我疆井溪壑我
蓋藏立將丘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執方危
如累卵造物假手我 忠武岳王忽提師由

鄙來壓境三十里間水適暴漲衆方需渡

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

已不鳴一桴不施一鍬而解一邑倒垂於指
顧之間不休哉遡源生齒之繁實 王續迓
我祖之命于天也昔之所活者一人今不知
幾千萬人矣昔之所全者一戶今不知幾千
百戶矣凡斯世斯人各有所謂我生之祖由
彌而上皆是也惟吾土吾曹獨有所謂生我
之祖也 王之謂歟噫歎歎不有我祖孰有
我身不有我 王孰有我祖祖固吾身肇開
之天地矣 王又吾祖再造之天地也恩斯

勤斯子孫孫子有心能識有口能誦而迄無
毫髮能報萬分之一也言既涕零如雨時亦
感慨之深不能自禁其悲且泣因思圖像于
載血食一方回視下馬伸舒之墓墮淚叔子
之碑其愛尤深敬尤至者歟自是每持瓣香
吊英爽必顧瞻徊徨移時而不忍去復念堂
室未正位兒未尊疑於揭虔妥靈之道爲未
稱願與邦人之特達者別卜吉土

從觀覘而移崇奉僉言城隍吾土之司命而
王吾人之司命也朝夕起敬於斯歲時與
於斯非但祖之而已直所以神之也且其靈
與神等矣謹勿易區區愛莫助之祇加葺飾
少寓勤倦其爲敬若嚴君事若上帝之意三
歲則猶一日滿秩受代復走羣祀款謝東歸
獨於篝火倍切依戀邦人因謂述厥事以記
諸壁靡敢以迫行辭遂取曩之所得於故老
者筆之且臆爲之說曰天未厭 宋 王稟
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 王抱憤氣赤心

而死天乎天乎曲豆其才矣使不畜其用大其
任矣使不狹其成雖九廟之耻立談可雪
何但紆一邑之黜和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
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
之疆域哉竊謂工之心日之麗天也茲邑所
覩者特容光之昭爾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
邑所被者特始達之之泉爾矧成績之紀合登
太常羽言徒以丑而瘠曲豆功之報宜侑清廟叢
祠反以爲瀆文成亟示邦人之耆宿者咸曰
雖不中不遠矣願相與大書深刻之丙戌秋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八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二

永州判官孫道編鄂王事

漢川縣尉吳拯編鄂王事

鄂武穆王岳公真讚

廬陵劉過題鄂王廟六州歌頭詞並跋

建安業紹翁題西湖岳鄂王廟

從事郎前永州軍事判官孫道編

岳王勳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母家姚大翁甚喜其爲人宣和四年令鎗手陳廣以技擊教之一縣無敵一日有黃冠者見之謂曰子貴人也坐諸公極有貴人宜自愛姚問王至何官曰他日在政事堂執政諸人憮然黃冠既去王因幹至縣有李廷珪者本係太史

召以罪縮隸相州但到湯陰王以五行示許至兩府且歎曰世亂矣其後同縣李道官至節度使王貴承宣使徐慶防禦使姚政團練使王萬橫行自餘隨王者皆正任廷珪亦武翼郎興國軍都巡檢使王至少保樞密副使

鍾老爺既破賊白德者領其子子義號太子與楊公聚衆於鼎州龍陽縣洞庭湖有衆八萬號十萬置三十寨其船有堊三州大德山

之類三千隻 朝廷亟命王瓌討之敗泐統
制崔增死于兵知鼎州程昌禹及帥府遣間
招誘皆俱受賊害自是楊么子義遂僭乘輿
之服立三衙殿帥劉行馬帥黃成步帥夏猫
兒統制張彥通黃缺子周倫白德楊欽等頭
領八十餘人猖蹶於湖外 朝廷命右僕射
張浚都督荆襄以岳王爲制置使王乃致楊
欽結以恩信欽樂爲用獻策云么所恃者舟
楫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水不可
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么置堰閘十餘年間
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之責盡知其詳乞二
十人往開堰水入大江使舟船不能動又么
船皆用草輪乞以青草數千百萬束散之湖
中其輪必有窒礙王從之兩月果破賊么赴
水以死遂斬子義白德等自餘附和願充刺
之外聽其復業湖襄賴以安靖浚大喜露布
以聞時趙忠簡爲首相寄詩張德遠曰一掃
湖湘氛穢消生民塗炭得道遙更須早滅

橋起共看錢塘八月潮蓋

紹興五年六月

破么故有是詩云

虔州村民李洵者長大有膂力鄉人畏之後
彭鐵大與王彥廖家姊妹三人唱亂洵從之
衆以爲首領號木下洞天占據固始洞積糧洞
上金帛婦女皆在其中岳王爲招討數月破
江西賊大小百餘火惟固始洞最後蓋洞高
而險王用大木先縛天橋八座日使人上諸
賊槓木砲石以下官軍不能上者累日王之
天橋也正欲其盡用槓木砲石俟其無什
也方以計激發火隊以前後壓面心把山而上
甲軍繼之一戰盡獲民復按堵故湖之南江
之西比屋繪像事王如生

虜人犯漢上岳王遣董先牛臯李建傳選將
數千人迎戰臨遣令聽先節制先深入逢虜
騎萬餘先一麾軍退臯輩告先曰不戰便退
不惟虜人相輕歸則宣撫不赦旣如此不須
深入先不從退百餘里始劄寨其晚虜亦駐

軍黎明先領軍又退百里虜人每襲人至敵
方擊及百里又劄寒次日復如前先遂與牛
臯等議曰諸君要與虜戰今日正當効力瀕
死戰可矣既擊虜先身插數小旗用小鼓小
鑼與虜騎對壘使步人皆坐先出戰走馬胡
軍畢候虜騎近出小旗軍起立再旗靛定鳴
小鼓前擊虜衆不動鋪鎗作走勢虜騎方向
前再鳴鼓向敵又未動如此者三虜騎動公
四頭項擊虜騎歸至唐州界牛蹄白石方飯
起旗幟遍山虜實驚怖俘獲甚衆得馬二
千疋騎兵千餘人王得此馬三千疋軍勢大
壯先除軍職正任承宣使

趙鼎張浚同秉政時荆湖南北二廣宣撫使
岳王就撥諸路錢二百餘萬市馬川陝廣西
印號分隸諸軍訖以帳奏 朝廷魏公當日
判送檢詳房磨次呈忠簡公却之令聚廳時
稟趙語諸公曰韓張輩恃功自伐頗虧事上
之禮惟岳親通儒士稟命 朝廷爲將之職

理固當然第諸將不能行而岳獨能行正宜
獎異以成其善意今反苛究於有司事必窮
實儻支使冒昧必寘法斷遣不舉則棄法如
韓張輩用度自便抑而不問既無明罰今岳
舉而奏之事方磨究他日焉肯稟奏事繫
國體在岳合稟只當判照使岳知 朝廷不
以有司相待諸公服其斷

岳王在鄂州爲宣撫使紀律嚴明路不拾遺
秋豪無犯軍民皆樂雖古名將無以加邵緝
公序上蒲庭芳云日落旌旗霜侵甲冑塞角
聲喚寒更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坐擁貔貅
十萬啣枚勇雲戟交橫橫嘖笑羗戎授首千
里靜撓搶九州人競樂提壺勸酒布穀催耕
盡芝夫羗子歌舞威名好是輕裘緩帶驅營
陣絕漠橫行功誰紀風神宛轉麟閣畫清明

一云
青明

紹興講和湖廣京西宣撫使岳王謝表有云
身居將闕蹟無補於纖埃口誦詔書面有所

於軍旅檜怒便有陷王之意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並除
樞密使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岳飛除樞密
副使是時汪藻彥章知徽州以啓賀三樞云
累歲賢勞蟻蝨幾生於甲冑一朝釀賞貂蟬
果出於堯鑿時論稱之

江東邵緝獻書向者孽虜長驅江海橫罹其
毒天下之勢岌乎殆哉如人中虛氣羸而風
眩痰痊之疾卒然乘之家人稚子驚號於前
而庸醫愚巫顛倒却走不顧當是之時雖尤
轉之藥苦大投其咽盧扁之醫不過旁立側睨
而已須其疾勢少定然後醫進藥用疾可効
而功可求也今日之事適然類此方冬春之
交胡馬蟻集海上天下根本僅隔波濤之阻
雖伊呂管樂之佐何以禦其暴哉今戎羯已
去禍患其少息矣而賢能之佐又競止於前
不於此時速發藥而力爲之則海内生靈之
禍將何時而已耶然病方危時其外證可怖

雖庸醫却走百輩不足憂而盧扁之醫居旁
不去必其氣本猶在而囊中之術又有起之
之方也向者小人皆懼而君子恃以不恐者
以閤下諸公借在政府也今正閤下諸公發
藥而治病之秋囊中之方閤下所有千金之
藥又廣求而廣蓄之緝遠方寒士孱然無適
時之用敢持庸陋之說以干執事者之聽其
意以謂如人父兄有病方迎醫治藥而僅奴孺
子不勝愛親之心輕求枯淡小草籬下之品

而薦之鼎七之前其適用與否惟閤下擇之
而已緝竊聞中興之君得中興之佐則有功
中興之佐得中興之將則有功君視其佐猶
人欲捍難而有左右臂也人有捍難之心非
左右臂何所用左右臂奮揮而前無戈矛鉞
戟爲之撞擊排刺雖有絕人之勇無所施其
能矣方今急於中興如吾君之明又二
三執政大臣皆天下之極選上下相得誠千
載一時矣終未能立非常之功雪無窮之耻

大有以尉天下之望者此何故哉豈將非其人而然乎然將有二說不可不察也有天下之將有一國之將天下之將實難其人一國之將或有之然未見其奉職勝任顯然立功名者又何為耶特有之而不用用之非其人之過耳求其大者既不可得其次或有焉而不審擇之欲天下之早正速定不可得也以緝田野庸人而耳目之所熟者僅得一焉誠未足為天下將在今日才難之際謂之一國之將斯可矣敢率然陳之惟閣下少垂意焉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岳飛驍武精悍沉鷲有謀臨財廉與士信循循如諸生動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二十萬之衆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屯飛獨爭先奮擊迨官軍不勝它將皆鳥奔鼠竄飛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斬首以

千百計者不知其幾諸將潰爲群盜縱兵大略飛獨頓兵廣德境中資糧於官身與下卒同食而持軍嚴甚民間無秋毫之擾虜人簽軍經涉其地者或問其威名各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幾萬餘人知常州周杞遣屬官趙九齡迎飛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人歸路悉死力以立奇功飛方啓行而常州之城先以破遂以一軍駐之宜興而羣盜之在近境者或殺或降無不摧滅之者破郭吉而降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使即日遠遁扈成已死其部曲遽自來歸飛自到宜興密與周杞趙九齡謀畫調發精銳尾襲金人於鎮江之東殺獲略盡繼遣偏裨及飛自將取間道直擣建康與金人戰大小數十合皆大獲疆尸十餘里生致酋領若萬戶千戶者餘二十人及斬胡人禿髮垂環者之首無慮三千人奪鎧仗旗鼓以數萬計且慮金人徘徊於建康京口之間勢必欲留軍江

南控扼險阻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飛能奮不顧身勇往克復建康及竟內縣鎮爲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淞平定其誰之力也緝謂如飛者朝廷宜優擢之假以事權益責後來之効方今大將皆富貴盈溢不肯用命甚者握強兵以脅制上下有鷹揚跋扈之態此可復用也哉駕馭此曹譬之養鷹隼然饑則爲用飽則颺去今諸大將皆未嘗從禽而先已飽肉是以用之向敵則皆掣去不顧如飛者雖有數萬之衆其官爵甚卑朝廷未嘗寵借之眇然在偏裨之間此饑隼側翅時也如使之立其功則賞以某爵成其事則寵以某恩如鷹之得兔則誦以一鼠得一狐則飼以一禽以術駕御之沒歉然有貪敵之意必能爲國家顯立戰伐之功大抵用將如醫之用藥而有狼毒烏喙之屬必求它藥此所長患者有以制之使之力是以治病而藥毒未

至於殺人則適用而有功不為祇以爲害事
昔廢相杜黃裳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素
憚劉濼黃裳使人語之曰公不奮命當以濼
代汝崇文懼一死六結賊以獻武宗之討澤
潞令魏鎮各以兵會魏帥何洪欽逗遛持兩
端宰相李德裕遣二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
魏以伐磁洪欽聞之遽勒兵請自涉漳今
朝廷之於諸將非挾此以御之詎能責其用
哉今飛軍中精銳能戰之士幾二萬人老弱

才壯者不在此數勝甲之馬亦及千疋
朝廷諸將特然成軍如飛者不過四五人耳飛
又品秩最卑此正易與時也 朝廷不收拾
旌寵之則飛棲棲然持數萬之衆將安歸乎
飛常與人言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
外而進退稟命於 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
足靳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
關張輩功烈相髣髴耳飛武人意氣如此豈
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 朝

廷論飛之功加之爵賞使與韓劉輩特然成
軍者勢力相抗犬牙相錯如杜黃裳之御高
崇文李德裕之御何洪欽破姦黨媮靡之風
折強梗難御之氣使之相制以爲用相激而
成功此誠 朝廷無窮之利也緝巖穴枯槁
之士自放於風煙寂寞之濱非有求於世者
誠以 國步艱難斯民嬰塗炭之禍苟耳目
所聞有可以排難解紛僅若毫髮者不得不
薦之於朝庶幾用之而天下有尺寸錙銖之
補烏呼婺不卹緯而宗周是二憂懼將及焉而
已

迪功郎前漢川縣尉吳拯 編

節使岳侯飛鄴人也初爲杜相充愛將充旣
失建康猶數萬皆西北健兒訥訥謀異獨畏
侯忠勇因以主帥密白侯侯度未有部曲以
繩之陽使自結以藉上侯乘其不意與平生
三五輩彎弓躍馬儔伍中擊數十人抵弓矢
大罵曰 朝廷不負尔曹尔以數萬衆不能

斬一岳飛即能死我乃爲賊衆始戢居洪一
年下士好詢而酬酢輒不苟言或問侯何日
爲太平侯抗聲曰文官不取錢武官不怕死
即太平矣其簡要多此類侯御士尤嚴每屯
數萬衆而市不見一卒惟閱試振旅則人始
幸觀之徙鎮荆東得旨不示郡僚夜遣兵
行明日裁留疲瘁數輩導馬言別而去其平曹
成也湖南官廩無以供給縣令率皆逃去侯軍
嚼死已三日故能滅曹成迄今江左士庶間
寫其像以事焉二年京城留守杜充用侯爲
統制三年充守建康叛降于虜諸將潰散危
成戍方次第皆反惟侯一軍無所劫掠屯于
宜興時官吏士大夫軍民避虜走宜興者賴
侯率免害以是聲譽籍甚四年至湖州歸于
張俊俊薦其能于朝紹興初俊爲江淮招
討使以拒李成命侯同王瓊陳思恭皆以本
軍隸之成軍二十萬以其將馬進軍對壘洪
州來挑戰俊宴諸將問所以侯密喻其計且

請自爲先鋒擊進于玉龍觀大破之追至筠
州又敗之降其兵五萬追至蘄州又敗之侯
功第一又令逼張用五萬衆降之加神武右
軍副統制又平虔州山賊數十萬來朝加
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
四年劉豫使李成寇京西侯與成戰于郢州
敗之又克鄧隋唐三州加清遠軍節度使湖
北京襄制置使會劉豫入寇廬州侯遣統制
牛皐徐慶救之會合張琦及豫軍戰于廬州
豫軍畏牛皐之勇不戰先走遂大敗之
加振寧崇信軍節度使率兵八萬至鼎州以
討湖賊楊太太爲其下所殺楊欽等領羣
數十萬以拒命時都督諸軍事張浚出
湖觀之知其未可攻乃歸潭州急詔還
朝謀防秋之計會侯來浚語之侯乃出小
以示其攻討出入之要處且語浚曰此易
耳浚曰恐阻防秋之期侯明年再來討之如
何侯請除來往三程限八日擒之曲留浚姑

遲其行以待浚從之乃遣侯往先是湖南統制任士安王俊郝最等領兵二萬餘慢王燮不稟其令是致干敗侯始至鞭士安及俊議以折其氣使其賊餌曰眼三日不平賊皆斬汝輩初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至是不見一人止見士安等軍故賊併兵攻士安三日兩困之侯伏大兵四合一戰殺賊畧盡乘其備仗無心是夜舟師徑掩其營擣其巢穴遂俘楊欽等維夏成營三面臨太湖背山勢不降侯親往測其水淺處令善罵者二千人往罵之又悉衆運草木放上流賊營中間罵怒甚爭揮瓦石擊之而遇所放順流草木乘之一旦填滿遂長驅入其營擒夏成以獻湖南悉平會其所約止八日矣加檢校少保以其軍爲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敗劉豫克虢州又克西京長水縣慨然有平中原之志而諸帥養寇不進侯以孤軍獨進自知無

援乃退軍虢州復遣統制王貴及豫軍戰于商州敗之又戰于京西路敗之七年加太尉八年來朝金人遣使來講和侯議以爲不可宰相秦檜憾之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金人叛盟侯遣將本寶孫彥與金人戰于曹州屢敗之又戰于宛亭縣敗之又遣牛臯戰于京西敗之進戰于黃河上又敗之又遣統制張憲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府憲又戰于陳州界敗之復陳州又遣統制董先姚政戰潁昌府敗之又遣將楊成戰鄭州敗之復鄭州又遣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至夜遣其將劉政劫之於中牟縣敗之又遣將張應韓青戰于河南府敗之遣將楊遇戰南城軍敗之復河南城軍又遣將梁興董成戰絳州垣曲縣敗之興又戰孟州王屋縣敗之又戰孟州濟垣縣敗之侯與兀朮戰堰城縣敗之再戰又敗之王貴姚政與兀朮戰于潁昌府敗之又命張憲傳選寇成戰臨潁縣敗之侯

屢獲捷方欲深入盡復故境而宰相秦檜勸
上累 詔班師憤恨而還所復州縣復失之

鄂武穆王岳公真蹟 并序

世論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優劣者未嘗不自
其大節觀之當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諸
將之進退伸縮無不自已子儀內除外徙聞
命就道光弼在臨淮凡三年及除東都留守
辭以糧運歸徐州收麥光弼亦以是淹鬱成
疾而卒此優劣之所分也雖然若子儀者固
無以尚之而光弼之事獨不甚可念乎昔之
養勇者不以一毫挫於物論劔語微忤則拂
衣去衝冠裂眦背氣所激也憤而登車目光射
牛背矣大丈夫出萬死一生之力蓋世熏天
之功一旦見掣於黃口小兒死而死耳安能
垂頭帖耳受人牽傍者乎雖然使光弼而就
召亦未必死倖臣特欲困辱之使由我不臣
儀亦復俛仰從就於其間三思竟以自全者

召來而必死知其必死不疑以就命者其唯
鄂武穆王岳公乎 國家 建炎南渡禦戎剋
寇東扶西支僅然自立尚凜凜也至 紹興之
八年虜以河南陝西歸我以怠我軍至十年
而奄至而我之諸將受命四出所在捷奏而
武穆克復州縣之功爲諸將冠蓋自建炎用兵
以來而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百鍊之鋼少
者如發矟之刃縱橫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
合一之機千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
行而班師之詔屢下何當諸將皆賀和而公
表獨曰求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
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闡蹟無補
於涓埃口誦詔音固有慙於軍旅此公誓不
與虜俱存之名言也夫 朝廷欲議和而有一
大帥閭閻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幾而後已
是其可置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若公則
和議不成一日召三大帥首相置酒遂交韓張
已至而公以道遠差後飭堂厨必待公至而後

飲至則並除樞密使副未幾言者至而祠命下矣外此何說哉余嘗聞永嘉陳止齋云往見石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縣驛忽呵導岳少保來急急般疊出而少保已至問此何官是問無旅館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堂上張燭諸將會坐巡檢徙壁隙窺之諸將起稟事密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稟者三而公三答之如初言嗚呼公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其鼎鼎數千里而來者

非赴嘉召也直趨死如歸耳故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揚武恭王之孫伯岳者言曰武恭一日蒙首相呼召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岳飛赴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牒往見公公呵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爲武恭曰無事叫哥哥蓋時諸將結爲兄弟行自一至揚十也公曰我看汝今日來意思不好即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頃之有小

環出捧盃酒勸武恭意公必於內引決要我
同死遂飲飲竟公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
今日方見汝是真兄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
對嗚呼公不肯爲兒女之死久矣大義明於
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之志也死生豈足
爲公道哉雖然公死而和議定而復讎之說
至于今猶復綿綿宛宛未絕而若存者其公
一死之力歟讚曰

於戲 建炎實維中天楚丘始營周畎尚縣

旣畜旣畚旣埴旣甄迨紹興十凡二七年我
馬我車我將我徒老鍊矯強百倍厥初彼克
不知方復狃快來蹈者焦來觸者碎如熊如彪
如龍如螭九天九地瞬息無留孰遏其衝有旋
其軸雞犬亦憤草木含羞嚴嚴武穆義不共天
瀝血陳誠抗表矢言斯言之出曾不崇朝三年
爲碧萬古怒濤公死者身不死者義于今祀
天賴以不隊日月有行星辰有紀雲徂雨興
川流山峙此義與存公義之帥巍山魏鄴臺唐

堯所都賢哲萃稗河山掖扶其在安陽文武
間作忠獻王韓武穆王岳

廬陵劉過題鄂王廟六州歌頭詞

并跋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
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定襄
漢開號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何
事先烹過舊時營壘荆鄂有遺民憶故將軍
淚如傾當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僞邪真臣有
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
不到舊燕臣人世猶白日照忽開明袞珮冕
圭百拜九泉下萬感君恩看年年二月蒲地
野花春鹵簿迎神

右六州歌頭頃頃吾友劉改之爲鄂王
作也改之天下奇男子六十年以義氣
撼當世今已矣簡編殘雋永人口豐
其才而嗇其用天也奕自冠去鄉里問
江盟改之首以國士待我欲送之青雲

奕浸老數竒思辱朋友每不敢不自勉
來依庸齋先生先生負大名望愛士
出於天姿元侯之舍皆前日改之諸君
子遊地奕居之得無愧乎刊是詞欲寄
武昌故人立于王廟內書之以寓感
慨云龍乘王申苒艾節日流人張奕

建安葉紹翁題西湖岳鄂王廟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更
緩湏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道漢凝塵空偃

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合取
鷓夷理釣舟

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九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三

趙忠簡公鼎奏劄一卷

乞於岳鄂屯駐人馬

措置防秋事宜

乞支降軍馬錢糧

乞支錢糧贍給李橫軍兵
乞下湖北帥司隄備賊馬

乞賜 御筆

乞遺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奏王彥移軍事宜

乞起復

乞少寬 憂顧

日記雜錄

乞於岳鄂屯駐人馬

臣勘會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全軍人馬先
奉 聖旨起發赴 行在續蒙存留在本路
虔吉州平蕩賊火臣契勘湖北鄂岳州係在
大江之南與江州洪州興國軍地相連接最
是松江上流控扼淮甸京西實爲荆湖川陝
喉襟要害之所今來防秋在近鄂岳之間理
合預作措置防備不可無重兵捍禦其鄂州
雖有師臣屯兵數少及本路見管軍馬計一
萬餘人頭項不一其間大半是招收烏合之

人以至器甲大段未備萬一有警深慮難以
支吾臣今相度欲乞將岳飛軍馬俟討捕虔
吉賊火了日特降 旨揮令往鄂岳州屯駐
所有合用錢糧專委湖北及鄰路漕臣分認
應副如蒙 俞允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
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東兩浙亦獲安妥及江
路通快舟船往來悉無阻礙欲望 聖慈詳
酌特降 睿旨施行

崇置防秋事宜

臣契勘即日防秋是時臣雖夙夜惕厲思所
以廣爲隄備第念事勢相形利害安危固有
緩急輕重儻非先事建明遠瀆 聖聽恐一
旦措手無及恭惟 清蹕見駐臨安二浙閩
中爲近輔江東淮甸爲要藩自行朝達鎮江
建康屯宿重兵無慮十萬距京師約三千里
非不深且遠可恃以安然江西一路北際陳
蔡廬壽西連潭衡荆襄比他路邊面最爲闊
遠僞齊見遣兵將力守光州爲備數年頗闡

農種漸廣自汴由陳蔡至光纔三百里復與
蕪黃接界亦粗有糧可因臣策僞齊萬一會
合金人再來相侵當數路並進而鎮江建康
既已有備必由光州直擣蕪黃旬日便到江
上虜船造棧乘間南渡聲搖江湖人心摧於
傷弓當鳥驚魚散支吾不暇將見行朝亦
不得莫枕則建康鎮江雖屯重兵固已無益
於事矣况已酉冬胡騎已嘗出武昌岸徑趨
興國緣山疾馳數日傳洪州城下前車之戒

未遠則江西今日利害安危豈不重且急乎
臣計本司見管軍馬共一萬六千餘人皆是
招收烏合之衆除輜重火頭等外可使出戰
僅及萬人才足以屯防近裏州縣隄備盜賊
豈堪前當大敵近奉聖旨留岳飛全軍先
分萬兵駐九江士馬精勁似可倚仗臣愚見
尚有二患邊面闊而僞境近則師不可不益
師旅增而贍給廣財不可不聚謂如江州興
國軍西抵岳鄂皆據大江上游曲折千里空

扼要害受敵處多自溢浦以上江漸狹隘至
霜降水落則一箭可及一葦可航非若下流
深闊多阻未易侵越也今計岳飛兵數二萬
一千有餘除火頭輜重守寨疾病人外實得
戰士一萬五六千人忽有警急迎敵保城臨
時應機猶恐分布不給兼岳鄂人馬無多安
能使掎角應援臣欲乞 朝廷更摘那數頭
項堪任出入將兵時暫付臣相兼使用又本
路州縣屢經兵火殘毀繼以連歲討賊大兵

十二萬三千餘貫米一萬四千五百餘石數
目浩大近蒙 朝廷差撥岳飛軍兵一萬人
往江州駐劄岳飛止差五千餘人前去未敢
盡數起發蓋緣去年本軍在彼屯泊之日錢
糧闕少轉運司應副不繼有悞指準致本軍
殺馬剪髮賣鬻妻子博易米斛幾至生事今
來措置防秋盡發軍馬沿江守把兵衆費廣
理合預行椿辦不可少有欠闕臣見將岳飛
一軍逐月所用糧食催督轉運司接運本路

米斛起發外唯是全闕見錢支遣若不控告
朝廷給降應副將來定致闕絕有悞軍事欲
望 聖慈體念本路闕乏特降 睿旨支賜
錢四十萬貫準折金銀降下以充本軍三月
之用或將吉州推貨務見今入納錢物截日
盡數就便支撥候過防秋日住罷庶免臨時
往復 奏請有悞 國事

乞支錢糧贍給李橫軍兵

臣契勘近據諸處關報襄陽失守鎮撫使李
栢等退師到漢陽軍界臣先權宜措置移牒
李橫等將所部軍馬擇地利去處駐兵掩擊
賊馬續承岳飛諮目李橫等已至蘄黃州一
行兵馬旣經潰散若在江北住劄必不能安
或令過江相兼捍禦却可為用臣亦已牒岳
飛從長措置且令逐項軍馬過江安泊老小
當整齧前去相兼捍禦及牒李橫李道權聽
岳飛分撥使喚并逐急差官水陸幹運糧米
起發應副已累具上項因依申奏 朝廷去

訖今月二十八日承岳飛公文探聞李橫等
人馬被番偽賊兵潰散前來各無鬪志見有
作過之人李道牛臯兩項共有人兵千餘人
已到江北岸張家渡及李橫翟琮董先等共
約有五千餘人已起發漢陽軍其李道牛臯
再來申告乞聽岳飛節制內李道單騎已到
江州臣契勘李橫等一行人兵今相繼前來
本司已逐旋起發糧米應副外所有日後合
用錢糧未有官司主管今且以六千餘人約

用意不淺蓋輕兵追襲爲患速而小占據上
流爲患緩而大計 朝廷已有措置非臣愚
慮所及緣上流旣失即自漢陽而下泂江諸
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
秋而已臣已 奏稟乞 支降錢物打造戰
船不惟本路合行計置竊恐泂江諸路亦當
如此兼聞光州順昌府各儲糧十數萬今則
未見動息觀其意向必有所用臣除不住移
文制置使岳飛及本司所遣兵馬遠布耳目

益嚴防守并召募硬探直往襄陽已來伺察賊情外所有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隸更望 聖慈特降 睿旨嚴切戒約過為隄備庶免意外不虞之患

乞賜 御筆

臣今日得岳飛書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臣竊惟大軍一舉所係非輕臣願 陛下以收復境土拯救生靈為念誠心默禱克享成功仍乞 親筆賜飛勉以忠體 國之義使之激厲將士共立功名臣已累具 奏陳乞在外宮觀然備位大臣不敢以中外為間併 幸 睿察

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臣昨日具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 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使偽境益有輕慢 朝廷之意臣願 陛下曲留 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

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督責有司速
為應副頻以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
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

遣發王德鄲瓊共以萬人屯舒蘄
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
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
仍行下岳飛照會

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

胡世將荆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
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
食及應干軍湏等事一一應辦不
得輒分彼此致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
世已遣中使諭旨使先知陛

下丁寧之意臣已請宮祠既聞

聖訓不敢不盡愚見

貼黃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

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

奏王彥移軍事宜

臣等適蒙 宣諭王彥移軍事臣中間與張浚議及此事浚言彥病甚其次無可委之人萬一彥死其衆無所統屬所以有併歸岳飛之意儻如早來 聖諭召彥赴 闕則荆南錢糧不足其次旣無可以倚仗之人切慮別致生事臣等商量欲作書與岳飛候飛移軍襄陽駐劄定然後行下王彥 除命及一面召彥前來則其衆已在襄陽部內不能轉動矣更合取自 聖裁

乞起復

臣等契勘今日據岳飛下參謀官李若虛申岳飛於三月二十六日丁母憂乞別差官主管人馬臣等檢會大將丁憂例合起復緣初八日歇泊假欲從密院先降 旨揮照會起復今日下依舊主管人馬措置渡江於初八日進熟狀鎖院初九日 降制

乞少寬 憂顧

臣於今月初九日準金字牌降到 親筆手
詔以臣在郡之久無甚罪戾曲加獎諭仍戒
飭防秋等事臣孤遠書生本無榮望夤緣超
躡皆自 陛下親擢顧惟 恩遇之隆九死
不足塞責而孤忠寡與動觸怨仇重蒙 全
宥之私久竊宮祠之祿方杜門屏息幸保餘
齡載被 詔除更帥兩路雖以勤對拙不敢
辭難而才力單微訖無可記惟 陛下眷憐
舊物闊略愆尤併示 褒嘉益難矜至如
秋冬防托乃臣之職敢不仰體 聖訓勉効
萬分近岳飛到已發兵屯駐江上凡軍中事
務一一商量措置飛久在江西人情地利素
所習熟今 陛下委付如此必能感激奮勵
向前立功臣謹當委曲協濟以圖報稱伏幸
陛下少寬 憂顧所有條畫事宜節次奏稟

日記雜錄附

紹興六年丙辰歲九月時奏 車駕在道初

二日發北郭其晚泊臨平鎮 奏事舟中方
論奏岳飛之捷 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
可喜但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之計
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
知後段如何 復顧某曰卿等更熟慮某等
奉命而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 奏事河亭因
及岳飛兩捷俘獲之物 上曰兵家不無緣
飾此不足道卿等因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
非爲私賞具有各賞典但欲知事宜形勢措畫
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旣至伊洛
間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
青之來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
間人嘗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
患之今年春併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
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青兩河人呼爲梁小
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今雖屈力
就招然未嘗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保

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
羈縻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爲我
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恩德如何吾料
之非金人所能有其等同奏曰願陛下進
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願竭
駑鈍裨佐萬一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收
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
十三日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
云已收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也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九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三十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四

南劔州布衣上 皇帝書

范澄之

高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戴楠

郢州志烈行祠記

王自中

宜興縣郭王廟記

周端朝

宜興縣生祠叙

錢謙

祭岳鄂王文并序

李塋

擬建儲劄

朱熹

乞昭雪奏劄

杜幸老

論已破汝穎商號伊陽長水乞豫防虜

叛會合之計奏劄

陳公輔

南劔州布衣上

皇帝書范澄之

臣嘗謂天下之人無愚與智皆能指之而為高者天也無遠與近皆能指而為明者日也

夫天與日無愚智遠近皆知其為高且明者以其臨照之廣且大也臨照之廣大則蒼然者宜無所不該赫然而天者宜無所不顯然而天下之物固有所不該固有所不顯者非天與日之不臨而照之也蓋物或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以自暴白於天日之前則雖天與日之高且明亦不能自該而自顯之也及乎幽暗隱蔽者有所待而昭徹然後天日高明之功全而無所或虧矣惟人君之治天

下天下之人尊之爲天日也仰之爲天日也
又喻之爲天日也夫尊仰而又喻之者以其
勢之無所不臨而無所不照也旣無所不臨
而無所不照矣然天下之事果無所不該歟
果無所不顯歟設有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
勢不能自暴白於人君之前爲人君者豈能
知之乎此必有待焉苟能徹其幽暗去其隱
蔽昭然伸剖使之暴白於冕旒之前使人君
高明之功遂全而無所虧顧不偉哉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施普離明繼照即位十五餘
年中興之功遠過漢唐天下之人愚智遠近
指之爲天指之爲日凡尊仰而又喻之者爲
未足道也然天下之事尚有未該而未顯者
臣請徹幽暗去隱蔽曉然明白於陛下之
前使陛下高明之功遂全盛而無所虧願
陛下試詳聽之竊論天下之勢有輕重重事
能知之天下之事有疑似聖人難知之惟其
難知此所以不可不辨方陛下中興之功

以韓世忠鎮淮西以張浚鎮建康以岳飛鎮
荆襄付之以方面之權以制虜人當此之時
將帥爲重及 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憂尾
大之禍駕御籠絡而寵之以樞密之任天下
之人皆駭矚而虜人聞之亦褫魄當此之時
朝廷爲重此輕重之勢童子能知之矣旣而
張浚泄諸軍岳飛奉朝請而 陛下之睿謀
神斷愈益高明然昨覩榜示遽以樞密行府
見勘張憲其謀有累於岳飛遂逮繫詔獄連
及妻子天下之人不知岳飛之罪又畏扇搖
之誅莫不顧眙相視傍徨不能去如病瘖之
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於疑似之
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
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爲相 國得罪下廷尉
此何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 而其勢無以暴
白於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
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
帝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爲大

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於幽暗隱蔽之
間而其勢無以自暴白於文帝之前也薄昭
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
其高明之功高祖孝文之於蕭何勃既捕之
於前又釋之於後後世之人不以爲過者疑
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 陛下捕
繫岳飛是飛有以取之也是飛自處於幽暗
隱蔽之間也是非 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
以其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
暴白於 陛下之前而 陛下孰得而臨照
之哉况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於掩耳
而天下之民踈賤無知不敢爲 陛下言百
官有司各有攸職不肯爲 陛下言宰輔之
臣媚虜急和又決不爲 陛下言是 陛下
卒不得而臨照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以不敢
不爲 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
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不足
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

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於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燬鍊以成獄岳飛之治兵嚴肅而尚威此疑其得罪於偏裨者也張憲之文連主帥此疑其燬鍊以成獄者也燬鍊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高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况武夫悍卒不知禮法多不能自避於瓜李之言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下卯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副

樞任陛下何負於飛而飛乃爾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為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高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高祖嘗許之以真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怏怏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取陛下三公於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數千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

其命如平昔者也况今楚泗建康荆襄之軍皆陛下之軍也彼其將帥士卒自知身屬陛下固已安之矣或恐一旦聞有所謂分析離散之事而驚駭亂常亦其理也彼其平生以甲冑干戈爲周身之具當其驚駭亂常之時而環甲執兵又其理也若於此時喻而安之宜無有它嘗觀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也其子晞屯邠州軍士放縱段秀實取而殺之闔營大噪環起而環甲秀實笑而諭之一軍遂寧當是時使秀實究獄而以一章至長安則子儀又在疑似之間也唯秀實能諭而安之不以聞於唐帝故子儀免疑似之嫌而關輔之兵不擾向使秀實生於今日爲陛下措置此事則飛必不居疑似之嫌况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於恢復祖宗之業是豈可今將帥相屠自爲逆賊報仇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於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

功於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魏又有飲
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鑑戒不可不察
故臣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臨照之又
思漢高帝孝文之事而釋飛於疑似之嫌以全
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心之所言實天
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與飛素無半面之雅
亦未嘗漫刺其門而受一飯之德獨爲陛下
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
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
身污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輒敢撓逆鱗犯忌
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
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爲斷自宸衷特
垂赦宥使君臣之義復全於今日而飛之餘
忠尚得効於後來天下幸甚幸甚干冒天
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澄之昧死百拜

高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戴楠

建炎 時巡 留蹕吳會故淮左爲畿甸藩
翰高郵又爲淮左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

盡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師憑高寄懷蒼鷹
揚鄆徐電掃雲朔之志今瞻衮堂則公徒倚
之地也韓忠武誠黜虜之首殄僞劉之兵域
土庠糧今郡城則公版裁之遺也岳忠武親
援天矛虎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架則
公結寨之址也歲遷時改丞嘗乏虔徒使孤
臣憤士想義慨於凍雲淒雨之餘墨客騷流
索遺蹤於秋草斷煙之外非曠致歟楠假
是邦越明年寶慶改元得地於郡辟之西薶
草築祠以屬民志未幾與節去郡於是委其
役於郡僉王君渭老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詭
楠曰夫三鉅公皆銳志中原者也然攷南北
兵力之堅脆酌六朝已事之六得則離合大
勢類非征誅所能奠也楠曰不然金虜海陬
之小醜爾崛起而攘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
章禮典之舊彼固不敢安於所有也始昇僞
楚再昇僞齊當是時我之國勢方植而未
未固將材方集而未梟兵實方討而未勁也

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間虜益厭兵益圖安捷
大河之南以還我我之兵將驚擊爭奮
百死不却合我師驚擊爭奮之勢乘虜人
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筆而定也故和者
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黜羣策以請和舍
我事機而中虜之願欲是自誤而已爾此陵
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巨公之盛心未始
一日消歇也想其忠憤之氣充簿宇內為颶
風為怒濤歟為迅雷為激電歟或為干將為
巨闕以搯撐犁之首歟為枉矢為撓槍以射
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上天決銀河以洗
甲歟俎豆于環堵之宮是殆鳳皇去而泣梧
祠之棲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於國
也亡而若存者邦人之志於公也是世道之
綱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後五月
望日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
置屯田戴桶揆

郢州忠烈行祠記

王自中

余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已爲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兵簿郢虜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條理之葺弊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曰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純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日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郝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日虚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日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葺無亂者

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
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
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
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
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堯然舉入郢之
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
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
留夷人畏遠比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
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

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
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
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
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
所以爲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
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侯尚書公傳
子尚書公建炎初使虜留

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

孝曾守

而歸節比

余則東州王自中也淳熙十五年秋九月

望日記

宜興縣鄂王廟記

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

武穆王以

誼尊宗社志還故疆為

一安靈揭

敬被于荆襄夏郢追胙至

震耀矣始

建炎聞虜酋南軼王柄位

提勁旅轉

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偽置東後溧陽時巨

盜旁午闖且興殷實吸眾寇犯官旅堆伏縣

郭陷王亟引兵至郭吉望風竄偃深隄

王追奔殲殄盡還所掠輜舟百餘盜相挺未

已率精銳數千計王多設方略降馬臯惛林

聚敵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羣醜全清旁

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躡孔越

賣城畔走近重郭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

虜內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勲烈雖降在一縣

豈不偉歟比聯守將能盡為是則石城湯池

襟帶千里虜已無唯類矣余親至抗志不

誓滅強虜既掃空洞庭通關江漢然後舉
河雒決皆燕趙汜以其身借為死生視留題
金沙寺時氣槩已見英爽有知其當尉夷門
蹠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
其摧戕冤鬱以功為諱而宜興之人實曰王
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
節謚之典相為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
也顧出閭里綿蕪未稱嘉定十一年知縣事
戴君楠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
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
也其敢忘革乎度地塏鳩財餘將為新官
修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
佐其費合凡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
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備服南面旗纛儼
雅邑人聞溢謹舞還念舊事歎百年之愈不
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
殺先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繼培德性
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

默扶邦烈顯關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為賜而
為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
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激罨畫之清以詠
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美
材輩產以保乂王家滋不亦所望於邑之人
乎戴君來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家嗣端尹
嘗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為政宜知本末是宜
書十月既望從政郎太學錄周端朝記

宜興縣生祠叙

錢謙

周侯子隱廟食荆谿之濱幾及千載豈惟忠
烈秩于祀典殆以其斬蛟射虎除害一時於
是邑人祠之益久而奉之益勤也建炎庚戌
仲春岳公觀察總熊羆之師以捍國保民為
志爰自桐川次于陽羨時方夷狄盜賊交寇
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屢矣皆公之
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
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迺
立生祠繪英雄卓絕之姿修沉水芬馨之奉

子子孫孫瞻事無斁可使血食萬古當無愧
於前人謚攝宰是邑式觀盛事然察人之情
猶以為未至皆欲圖像于家與其稚老晨昏
欽仰如奉省定而後已予恐作繪者不能人
給寫之或失其真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
荊州州而有所未得於是摹刻于石庶廣其
傳仲秋朔通直郎權知縣事李直兼兵馬都監
錢謚謹叙

祭岳鄂王文 并序

李直

嘉定甲申 八月十一日重修

岳武穆鄂王祠廟告成寶謨閣待制松江
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事李直謹用三牲恪脩
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文武寮屬暨軍旅
將士上下莫不咸在皇乃為文以祭其詞曰
嗚呼 靖炎之交事奚忍言逆胡馮陵天曠
日昏 王起草萊奮戈中原誓夷姦醜亟解
收昏英略不世勁氣軒軒智絕一代勇兼百
賁實 天所授以拯黎元張宗二豪載掖載

援國士見遇視猶弟舅 王益感厲攄心瀝
肝志意脗合忠義永存南薰大鑿血跡於門
天聲一振威龍讐獯狙 翠華渡江 王亦南
轅羣盜園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沔蟻結蜂屯
義旗所指獸駭雲奔包舉襄郢席卷洛宛洵
湧之勢如擊鵬鷗湖寇負固錯列雄蹲刻日
翦除殲其鱗龜波澄洞庭塵清湘沅三軍承
風蕭蕭嘽嘽師行所至車整馬閒嚴令一布
曾也敢干市不改肆里無逸豚豕穎再克銳
氣如翰遺民僣來踵至壺殮按行都邑展禮
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本
根囊封至論密扣 帝閤嫌疑豈恤忠蓋畢
殫勲勞始終光紀旆幡讒夫鴟張電驚譁喧
鑿空傳致巧舌瀾翻王亦弗屈卒抱沉冤海
內扼腕聲隨氣吞 大明昇天 景耀有焯
盡燭險幽光賁英蒐嗚呼將勇維常知義者
難將材衆建尚德者尊 王兼二長蘊識不
煩用不盡能時運有關征伐之利著謙之坤

王少挺特志非蓄樊藐視同輩有如蠶蠶豐
公一箴佩服靡諼居如儒紳以禮自藩身歿
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臺於
王羨宿所討論誅姦既死有古莫捫來臨沙
羨繆紆 上恩考尋舊規攬涕潏潏潏顧眊
王祠敗屋頽垣惕然于衷義奚敢安乃命更
葺亢司有官奐然一新邦人改觀庸示後勸
且愧前謾日 衣冠祀事孔虔餘
威在顏乃蠲牲牲乃 頽繁 歆此

一樽

擬建儲劄

朱熹

熹等竊聞 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
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
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
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
浚等遂建大議 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
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
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熹之疏

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
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母
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
定策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
正位辰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
切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
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
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
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
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
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
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
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
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
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
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
抄錄由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乞昭雪三奏劄

杜莘老

臣聞燕昭築臺而群賢願歸勾踐式蛙而戰士思奮故能破強齊擒夫差霸諸侯威震天下良由二君有激厲之術使人樂爲用也恭惟陛下憤虜渝盟躬行天討必欲掃除強敵再清中原復二帝之讎隆萬世之業可無激厲之術以勸士大夫邪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且臣也以上書激切檜以貶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又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寃往往爲之出涕臣願陛下思咸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召還胡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効命臣鄰盡忠於內將士効命於外以此破敵何敵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誠帝王鼓動天下之至權也

論已破汝穎虜號一陽長水乞豫
防虜叛會合之許奏劄 陳公輔

臣竊觀采薇遣戍役之詩言一月三捷蓋先
王之兵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攻之無前
迎之無敵故王師所至罔或不勝方其遣也
已有三捷之稱焉恭惟 陛下以九月初吉
鑾輿順動將撫巡江上之師六軍已行而京
西岳飛先已蕩平汝穎既而連破商號又取
伊陽長水捷音五至中外稱快此與采薇之

詩何以異焉雖然勝敵非難慮敵為難因其
既勝不得不慮試為 陛下陳之豫賊不能
自立專倚金人緩則緩求急則急請今汝穎
及商號伊陽長水既遭破蕩則其勢危甚定
須析哀請命告于金人必得援兵而後已縱
使金人畏威遠遜今秋無南向之意而迫於
豫賊之求恐不得不來此其可慮一也岳飛
之兵屢勝恐其將士因勝而驕數闢而疲商
號之地接連同華逼近 都 平原曠野無

險阻可憑若金人出兵合。賊衝突而前。援兵不能及此其可慮。二也。淮上諸軍分布要害堅不可犯使岳飛擣其心腹而牽制之此萬全計也深恐諸軍以岳飛屢勝必謂賊兵敗亂不復南來各地其備或不至嚴整此其可慮三也料此二慮廟堂議之熟矣臣願陛下以臣所言更與大臣謀之要當密詔岳飛防備豫賊乞師金人會合而來勢不易支必須豫爲之計亦以深入爲戒或更令諸將明其斥埃恐其緩急多方應援仍詔淮上諸軍各須日日戒嚴如對強敵不應徼倖其不至也如是則令冬不惟可保無虞亦可因時乘勢漸圖恢復臣畫星也論兵料敵皆非所長然有所聞不敢默默伏惟聖慈特賜裁察鄂國金佖續編卷之三十

右鄂國金佖二編前刻於檇李續刊於南徐紹定癸巳冬。珂上東淮餉印歸宗族鄉黨既相與勞苦。如一。生其間。

先烈及問排闥之始亦俱以一
請所可橐中無儲本遂謝唯蒼幾不勝
酬應慨然作而曰此私門書也豈可
里常致於二郡哉因命工剖梓為副墨
藏于廟塾以壽之子孫其應來者凡六百
二十二版字差小於舊而閑居無事躬
自校證粗為無舛序仍用初刻尚庶幾
存始之意云山嶽平元年涂月初吉孫中矣

通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人伯襲

通城縣志卷之四